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五)

霍布孫著
傅子東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
愛惜
圖書
使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五)

霍布孫著
傅子東譯

鎮江官軍學校圖書

登錄號

類號

0189
01311
0040
鎮江官軍學校圖書

著



11-11-1911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第十三章 機械和勞力的性質

第一節 機械替代的勞力種類

關於考究機械對勞力性質——熟練、繼續、緊張、理智、等等——的影響，我們必首先覲面着兩個問題——即機械凌駕人類勞力的性質是什麼呢？機械替代人類的工作種類是什麼呢？產業上工作全部既然是運轉物體，機械的利便那就應存在動力的生產和處理方面。有人發見機械的一般經濟有兩種（參考本書第四章第二節），即（1）機械能應用到產業上的大量動力；（2）在動力的規則的應用方面高度正確性——（a）時間的正確性，即在有秩序的間隔時間同一動作的正確反復或繼續上高度平均性，和（b）空間的正確性，即空間上同一運動的正確反復。（馬克斯

類別機械的主要經濟爲兩個項目——(1)機械替代用器具工作的人們的熟練。「機械是產業革命的出發點，以運用多數同一的器具的機構替代運用一個單獨的器具的工人；一個單獨的動力使這個機構運轉着，不管這個動力的形式可以是任何什麼。(2)機械替代人的氣力。」機械的增大和牠的工作器具數目的加多，需要更巨大的機構來運轉牠；這個機構，爲制服牠的抵抗，需要比人的氣力更爲威強的動力。(“Capital,” Vol. II, pp. 370, 371) 在人類時間的經濟、廢物的利用、集中力的發揮、或操作的巧妙四者方面，一切歸屬於機械的利益，本源上都是從這兩類的一般經濟得到的。所以在勞動力的能率大要決定於動力中筋肉力的排出量或筋肉力調整的正確場合，機械會趨於替代人的勞力。假設被替換的勞力尋求別的使用途徑，那麼，牠將被移轉到機械沒同樣地勝過人類勞力的地方去工作——這就是說，到筋肉力的緊張較小或運動的規則性的需要較少的地方去工作。這樣麼，初看起來，似乎機械對勞力的替換會升高勞力的性質，即會增大這些職業中勞力的比率，這些職業使筋力的負擔較輕並使工作上單調性較少。這大體就是馬夏耳教授所欲下的斷論(“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nd. edit., pp. 314, 322)。

在關涉着有幾種產業當中每種產業的範圍內，人們曾表明機械的採用指示出雇傭量的純減少；如果因生產費的減低引起的價格跌落，沒大大促進產業的發達。事實上人們不能推想，因印刷業中自動折疊機的採用被替換的勞力，會被使用到與印刷業相關聯的自動性較遜的工作上面。這個勞力可從印刷業中筋力的單調工的移轉到單調性較少的製造某新種類奢侈品的的工作方向去，這個奢侈品的需要尚不是十分巨大的或規則的，足使節省勞力的機械合理地被應用着。但即使替換的勞力全部或一部份從事以這個事實證明出筋力的使用較少或單調性較微的工作，——這個事實就是機械尚未從事執行這個工作；消耗的肉體力全部，或勞力的「單調性」全體，也不必然有一種減少。

勞動力增大地應用到筋力的使用較少和自動性較弱的工作種類上，這件事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在這些職業中將有更細的分工和更甚的專門化的趨勢發生出來。惟增大的專門化的經濟利益僅能以自動的工作的增加獲得着。這樣麼，構成工作——在這個工作方面機械替換勞工——的單調的常規性和自動性，現在將被傳入他們所從事的較高級的勞動裏面，這些高級勞動

又將向使牠們易遭受機械的新侵入的階段方面進展着。

既然在機械的支配下生產歷程的數目這樣繼續地增大，那麼，我們將察見我們不應推想機械對勞力的替換將增大從事較輕巧、較有趣味的非機械勞力形式的勞力比率。

第二節 機械進化對肉體勞動的緊張的影響

我們也不能述說機械生產的發達趨於減少工人的肉體緊張總量，儘管牠大大節省了純筋肉活動的支出量。說到從通常的手工勞動移轉到運用機械的勞動方面的工人，我們有許多證據來表明在標準的機械工業上牠們的新工作十分如舊工作一樣嚴酷地「徵課」他們肉體的精

力。尼柯爾孫教授從「木棉工廠時報」(Cotton Factory Times) 引下一段可驚的敘述：——

「人們很常聽見盛壯的三十歲的青年宣稱：他們用長式的精紡機工作，織粗紗，在高速下做工，使用粗惡的材料，已把精力耗盡，所以他們一到夜晚不適宜於做任何物事，只有跑到床上去在環境所容許的條件下多多休息而已。這個陳述，只很少幾個人會相信牠；然而牠是真實的，任何時在紡織區域內大多數工場中都能把牠證明。」

8453 v.5
18
舒耳泗·革維尼時說：特別是在英國，近代紡紗業和織布業的趨勢曾是增加職工被要求來運轉的紡錘和織機的數目，並又增加紡績的速度。「今日一個工人運轉的機械數目比從前他的父親運轉的多兩倍以上或約多三倍，從他的父親那個時期以後使用的機械數目增加到五倍以上，但工人祇增加兩倍而已」(“Der Grossbetrieb,” p. 120)。說到速度，「從一八六一到七〇這一個十年期間的開始以後單單紡績機的速度約增加百分之十五」(Ibid., p. 117)。

然而我們不能據舒耳泗·革維尼時關於一個職工所運轉紡錘和織機數目的增加之說明，任便地推斷與機械增加相應的勞動緊張化會發生出來，也不能把每個職工的增大的生產量大率認為是因職工們的熟練和精力的增進獲得着的。最近種種改善中，特別是梳棉、紡棉、間紡 (intermediate) 各歷程中，衆多節省勞力的性質會使從前徵課職工精力的工作化爲自動的狀態，以此職工不純然增加勞動精力就能運轉較多的機械並加快機械運轉的速度。

從梳棉機、粗紡機、間紡機、撚紡機 (twisting) 和紡績機說在每一場合運轉的機械數目都有增加。但梳棉機在過去幾年間會革命化；撚條機 (drawing frame) 會被改造過來在有錯誤時自動



地停止着，以此輕減職工的監察勞力；粗紡機、間紡機和撚紡機也有某某微細的改善，精紡機和膠糊機 (gizining) 亦然。

在一種程度內紡錘和其他數目的增加，及速力的加快，可視為足與因那些改善引起的勞力的輕減相對比。再者，儘管無疑地一般速力有增加，卻任何準確的計量是很不可能的，因為每個歷程被使用來執行的工作數量很是屢屢節制着機械的速力；例如在一個撚紡機製造一架粗紗時，紡錘的速度不須與在一架紗是精細時所必須的一樣大；例如撚紡若是粗劣的，那麼，精紡機就在較大的範圍內抽出條棉，若是精細的，那麼，就在較小的範圍內抽出條棉，或換些話說來，在一種場合（前者的場合——譯者）精紡機在某種程度內執行撚紡機的工作。

一般的意見似乎是：約略地說來，紡績工場內增大的每個職工生產量有百分之七十五可說是因改良的機械獲得着的，有百分之二十五因關於紡錘數目或「加大的速度」勞力緊張的增甚獲得着的。

在織的歷程方面，儘管勞力的緊張大部份決定於使用的棉紗的品質，卻更明確的計量是可

能的。在織的場合工作日的減短引起速度的增高，其間並沒有任何節省勞力的改善存在着。在一八七八年工廠法令制定前，織機的速度在十小時工作日的期間每分鐘大概是從一百七十次乃至一百九十次投擲（Pick）。工作時減短（百分之六）後約兩年的期間一般的速度增高到一百九十次乃至二百次投擲，其間機械和原料並沒有變更，這樣一種進步當必比例地增加了織布工作的緊張性。人們通常地指明出爲生產棉布所使用原料的品質的低劣，使織工方面注意力加強並使因以牠的緣故流行的重大的膠糊和蒸發所引起工作上的危險和不愉快增甚。但人們不易多辯說，照管的織機平均數的加多引起勞力緊張的增強；因爲，如最近在勞動委員會所明白地承認，一切都決定於織機的種類和牠們製造的貨物種類。「某某種類的織機，運轉五部，與運轉別的一種類兩部是十分一樣容易」（卑爾特威斯耳 [T. Birtwistle] 提出的證據。）但據在照看者的監督下織機的產物對照看者所由給予獎勵金的，這個「運轉」制（driving system），牠的流行，會明確地誘起勞力緊張的加甚，這個誘起是顯然被計畫着的。

我們把一切證據總括攏來，自能斷言工作時的減短和機械的改善會使勞動時間每個單位

的努力加強。照專門家的言詞講來，這個變化（工作時減短和機械改善——譯者）對於現刻從事實際工作的那些人是減少一種劇烈手工勞動的數量，是加重他們的責任，因為他們被使用來監管更多的機械和更昂貴的機械；但甚不熟練的勞動者的工作，因生產增加和用劣等原料生產，將緊張化。我以為職工從機械的改善得到的利益曾被使用的惡劣原料抵消了，我並以為我們當然可推斷他們的工作會緊張化，至少恰如紡錘和其他等等會有增加似的。

我們從這個發達最高的機械產業採取的直接實例似乎證明尼柯爾孫教授所發表這個概括的意見是合理的，這個意見就是「機械的使用，儘管外表上可使勞力節省，卻顯然常常不特在消極方面因不使勞動者的精神能以發達引起「勞動量」的增加，且又在積極方面因對勞動者傷害他們的身體引起「勞動量」的增加。」（*op. cit.*, p. 82. 巴拍哲著重機械的利益當中一種時，機敏地承認這個機械的「強制」力。「這個強制力就是我們從機械得到的最獨特利益當中之」，就是機械能防止人的不注意、懶惰、或欺騙。」[“Economy of Machinery,” p. 39; 並參考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30]）

第三節 機械和工作日之長

在任何筋肉力或肉體的努力被需要時，時時、或持續過久、的輕微努力大半顯然可十分如不甚頻頻或繼續使用的多大的體力樣嚴酷地加痛楚到身體上。在一個競爭的產業社會裏面，對於因機械的引入完成的劇烈筋肉力或其他肉體努力的任何節省有一種報償的趨勢，在這樣兩個情勢下存在着；這兩個情勢中一個就是「強制速度加高」，即強迫工人照管更多的機械或更迅疾地操作，以此如不增大筋肉上緊張亦必增大神經上的緊張，另一個就是延長勞動時間：這是惟一重大的問題。較輕巧的勞動巨長的時間實行着，或同一時間內多數鬆和的筋肉勞作替代少數劇烈的勞作，兩者固然都對勞動者加重他們活力的負擔。工廠制度的一般結果曾是增長勞動日的平均時間，這是不會有爭辯的，如果人們考察到近代產業社會內機械生產的全部領域。這僅一部份因工人會被引誘來出售同從前一樣多的筋肉力的每日支出量，但在許多場合為支出這樣多的筋肉力須有較長的工作時間。另一種同等重要的勢力就是因長時間的工作實現的機械經濟。這兩種勢力（工廠制度和機械經濟——譯者）的共同作用增長了平均的工作日。但某某從屬的

勢力，特別是低廉燈火的引入，也應得注意。在煤氣廉價供給前，工作時是一般地被白晝限制着。迄至本世紀初期十年後煤氣始在木綿廠裏面被使用，在牠一般地被使用到製造廠和零賣店方面前另一世代又過去了（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p. 590）而今自然休息時（夜晚——譯者）的一部份又附加到工作日的上面了。固然，有促成工作日減短的強大的社會勢力存在着，並且在許多產業內機械強有力地——縱然間接地——幫助着這些社會勢力。或者我們應說，關於工作日的長短，機械使相反的兩種趨勢發展着。機械的最直接的經濟勢力促進工作時間的延長，因為不疲倦的、以勞動者的怠惰浪費動力的、機械助長連續的勞動。但如果高度組織的機械的速度和複雜性增大，使人的精力負擔愈重，並使人的努力凝聚在一定的時間內；那麼，在限制個人的工作日方面某種純利益開始顯現出來，並且在短時間運轉機械或在可能的場合適用勞工的「更代」(shifts) 兩者都日益有利（參考 Schulze-Gaevernitz, p. 115）。

但在機械發達的現時階段中短工作日的經濟僅能在少數幾種產業內和少數幾國內獲得着；一般趨勢還是向增長工作日的方面前進（看下一章，關於這個問題有更充分的論究）。這個

增長的全部意義，不是限制到「工人時間的增大的部份消耗在生產上加甚的單調中」這個事實方面。他們的消費時間的縮短和因此他們消費物的主觀價值的減少，應與他們從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所可得到的實際工資或購買力的增高相對比。短工作日的價值不僅包括在牠所引致的勞役負擔的減少裏面，而且還包括在增多的消費時使工人能更充分地使用自己購買的消費物並享受在長工作日下所不能享受的各種「自由財富」（參考 Patten, "The Theory of Dynamic Economics," Chap. XI.）在機械把製造技術方面的手工人轉變為機械照看人的範圍內，機械是否曾寬緩他們精力的緊張，這是我們所極端懷疑的，縱然我們遲徊於明白地贊同彌勒的多少文飾的斷論。這個斷論就是「迄至現時所已完成的一切機械上發明是否曾寬緩人類每日的勞役，這是一個疑問。」但在不熟練或熟練程度極低的勞動的粗陋形式被機械承受時，這對勞動者的便益是決無爭論的。蒸汽採掘機、伐煤機、穀物和石油昇降機，以及大抵農業上使用的機械，確然「輕減了每日的勞役。」一個美國的專家（J. R. Dodge, "American Farm Labour," in Dept. of Ind. Com. (1901), Vol. X. p. 111. quoted Quintance, p. 74）說，「關於機械對農業

勞動的影響，一切明智的專門考察者都宣言牠是有益的。牠會使勞動者減免許多苦役；牠會使他們的工作輕易，他們的勞動時間縮短；牠會刺激他們的心靈；牠會使他們成爲更富有能力的工人，成爲心胸開闊的人，成爲良好的公民。」

但在一方面這個議論在機械被使用來做勞動者的僕役的場合，是真實可信的；別一方面在就最多數工廠工業說機械尙未變成勞動者的僕役的場合，這個議論就難使人們相信。無論如何迄至現時我們沒有保證來斷言：個人所有的機械，個人自己不運轉的，將不使用來增大運轉機械的工人的肉體緊張。如鏗寧漢所說，「人們往往被誘引來視機械爲生產的主要要素，來用機械計量人所應做的，不把人當爲主體，不把機械當爲幫助人的工具；機械可最被重視，人可當作運轉機械的奴隸來待遇他」(“Use and Abuse of Money,” p. 111)。

第四節 機械對勞動者的啓發

現在我們研究這個「單調」的問題。機械的純傾向是增大勞動的單調或是減少呢，是教育勞動者或「野蠻化」勞動者呢？勞動者在機械的勢力下是否變成更明智的呢？馬夏耳教授曾精

密地研討這個問題，傾向於左袒機械。機械奪去手工的熟練，但代換以較高、較智、的熟練形式（“Principles,” p. 315）。「機械力愈精緻，需要照管人的判斷力和注意力愈大」（Ibid., p. 316）。既然機械日益變成更精緻的，那麼，機械的運轉需要的智識愈大。泰洛（Cooke Taylor）的名著「近代工廠制度（The Modern Factory System）的結論有同一的斷定。」如人單單是一個智的動物，甚或僅是一個智的、道德的、動物，那麼，我似乎難否認工廠制度的結果在現時的程度內是啓發的」（page 435）。事實上泰洛承認「勞工在藝術上曾墮落了；但藝術與說是一個智慧的問題，勿寧說是一個能力、感悟、材性的問題。」藝術與智慧和道德的這個奇異的區別論，特在我們記憶着人生是最美好、最有價值、的藝術時，難得到深深地研究過經濟運動的學子的贊許。那個承認的更充分的意義，在我們最後一章討論這個問題的最廣大的形態時，將顯現出來。

機械的純智效果的問題不是一個可肯定地答辯的問題。我們可與泰洛一致承認，職工益漸智慧，職工對機械的接觸使他們感受某某教育的影響；但我們否認，機械，與種種較自由、和專門化較遜、的手工勞動形式比較起來，對於工人的直接影響是促進智力的廣大發達。都市職工的理智

化（假定這種理智化的進程發生出來），除開間接地在近代產業中心自身是機械的創造物的範圍內而外，與說是因機械的勢力，勿寧說是因衆多其他城市生活的勢力，誘啓出來。（亞里哲 [Arlidge] 調查職業病時，覲面着分辨城市勢力與特殊產業勢力的類似的困難。「特在產業城市的人口の場合，所發見的病在好大的程度內是城市製造的，在好大的程度內是職業製造的，這個問題，是最難解決的；但城市造病的勢力差不多常是優越的，」[“Diseases of Occupation,” p. 33]）。我以為現在不能下任何明白的或確定的判斷。但下述的差別論，似乎我們在決定意見時應多少重視牠。

機械的發達有莫大地刺激起人們研究自然公例的作用。人類努力的愈大的部份被吸收在發明的種種進程中，在規模增大、和複雜益甚的商業的經營中，在機械和工人的這樣管理中，這樣的管理需要並啓發高度睿智的觀察、判斷、和推測的想像三種能力。就在某某限度內可說是支配機械的那部份工人說來，機械的總效果是極啓發的，這是沒有疑問的。

增大的機械規模、機械力、機械速度、和機械複雜性使這類工人的工作「更理智化。」在勞動

者適當地執行工作時必須了解他們的勞力直接並絕對適用到的歷程外其他歷程的範圍內，那些啓發的勢力甚至在一種程度內伸張到運轉機械的細緻部份之「手」的方面。

我們還應同樣地考察製造和修理機械的熟練勞力。造引擎工場和其他機械作場就工廠或製造所的設備說每年日更變成愈益重要的原素。但儘管「破損」本質上是無定的，破損的修理當常使勞動者的才能有活動的餘地；卻甚至造引擎的工場內機械趨於同一地從事執行一切能放置在常規下的修理工作。所以製造和修理機械的熟練勞動正繼續減到最小限度，並不能，如尼柯爾孫教授所欲，把牠當作關聯機械生產的漸增重要的原素。使用的機械愈多，似乎需要的製造和修理的熟練勞動也將愈多。但無論如何在關涉機械製造的範圍內，因機械迅疾地侵略這些機能（修理和製造——譯者），這些方面的勞動沒比例地增多。關於從事製造機械和器具的工人數目的統計指明他們對全體勞動人口的比例是增大了；但這個增大的率度決不能與機械的使用方面增大的率度相並比。再者，機械生產的比率是為輸出貿易增大的，結果麼，在那些產業內使用的大量勞力不被需要來維持英國工場內使用的機械的供給。在機械修理方面，因機械的部份

的互換法所完成的經濟日漸增大，並同樣地趨於減少修理機械的熟練勞動（參考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 I. p. 315）。

最後，我們應記憶着在機械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幾個大產業中大多數勞動者不直接被機械支配着。這個事實，在關繫鐵道工人的方面，業被人們注意到。機械的特性確然在各殊的程度內把自己印刻在這些工人上，但在最多數的場合有多量瑣細的行動自由，及個人熟練和活動的廣大的發展地步。

儘管應用到機械的發明、實用、和管理方面的知識和熟練之材性不斷地增進，實際的專家差不多一致承認這個熟練勞動對機械產業內勞動總量的比率是不斷地減小。現在，我們把這一小部份智識的勞動權放在一邊，那麼，這些人在機械所強行的細密分工下必得在運轉單獨一個機械的一小部份方面消耗他們的勞動生活，他們的工作結果全部是繼續把單獨一種商品沿從原料到消費品的歷程推進單獨一步罷了，關於他們的勞動我們將述說些什麼？

工廠是用軍隊式的紀律組織起來的，個人的工作是明確地為個人規定着的；關於他的工作

的計畫或牠的最後完成或牠的最終用途，他不能有所主張。「在一雙靴子的六十四分之一的部份方面繼續的工作不特使精神活動得不到任何的刺激，並且因牠的單調呆鈍化雇工的頭腦，致使他們的思考力和推理力差不多都喪失掉了。」(D. A. Wells, "Contemporary Review," 1889, p. 392)。

機械運轉人的工作，有人說，需要「判斷和注意。」他們的手工勞動在機械承擔牠前，也需要「判斷和注意。」但他們的「判斷和注意」現在比從前限制到更狹隘的範圍裏面。工人的責任愈大，恰因他們的工作範圍被狹隘着，致使他們關聯並仰靠在他們沒與有任何直接個人關涉的同一機械的其他部份方面多數別的職工。這樣現實化的責任是一種道德教育和理智教育的要素。但這個收益物是細分工的直接結果，所以應視為以興味被減少和工作單調性增加的代價購買到手的。儘管「工廠內所發揮的熟練的顯耀和所實行的活動的弘大不能沒有一種教育的影響，」——這個辯論，可以含有若干價值；卻從最大多數機械工人所與共同工作的機械代表累千靈敏人們的精妙、熟練、和發明的巨大體現物這個事實，這般機械工人是否獲得任何多大的教育，實是

有疑義的。(Taylor, "Modern Factory System," p. 435)近代工廠中沒有任何真正見習制，這甚至阻止做瑣細工作的工人理解密切地與他們所執行歷程相聯絡着的那些歷程的方法和關係。普通的機械工，除開在極少幾個場合例如鐘表製造業等等外，對於一個部門的全體沒有任何概括的了解。現在的狀況不能使「機械工」從機械感受他可感受的教育影響。尼柯爾孫教授關於機械的教育價值猶疑地表示自己的見解。「機械沒如山和水樣趨於啓發人的心靈，但牠也不必然招致一般精神能力的墮落」(參考亞當斯密「原富」第一卷第七章第二部上城市和鄉村勞動狀況的比較)。亞里哲教授表示一種較決定的見解。「大概說來，關於機械我們可主張牠很少或全沒需要那些與牠的活動相關聯的人們運用他們的腦筋；牠沒喚起任何興味，沒促進或發揚智識，儘管牠可在一種限定的方向使視力銳敏並刺激起筋力的活動」(“Diseases of Occupation,” pp. 25, 26)。

機械運轉的工作固然決不是絕對自動的或決沒有任何自發性或熟練性。在一種限定的範圍內「機械工」支配並服侍機械；既然機械內他的部份是在精確地適應其餘的部份，那麼，注意、

判斷、責任、三種材性都被闡發出來。因為習慣的眼明、手快、的技巧迅速地固結成一種性能的，常替代一序列的調整力，這些調整力需要精確的數量上測定和對正確標準的意識的參證。在像鐘表製造業那般產業中工廠工人，儘管他們的工作平均不如舊式的手工人樣需要多大的手工上精巧，卻在他們工作的進程中可得到更多的理智上練習的機會。但縱然經濟學家很注意這個鐘表製造業，卻關於推究機械運轉勞動的性質牠不是一個比較機械勞動與手工勞動的標準例子；因為鐘表製造廠內甚至在機械下許多作業的極端精緻，附著使用昂貴材料上的責任，衆多小部份的細微調整，三者，使鐘表工人比普通紡織工人和鋼鐵工人從工作上能得到更多的興味，更大的精神訓練。如果材料具有極細緻的性質，各種歷程必須工人多少嚴密地研察每片材料的個別品質，例如在價值較高的金屬、某某形式的陶磁、絲或編織物的場合皆是；那麼，思考和熟練的要素殘存着，並甚至可在機械產業下被啓發着。然而近代發明力大部份，都為免除瑣細的人類熟練並減少機械運轉的自發或思考要素到最少限度，專一地從事創作制動機和指示器。這個最少限度達到時，工資高昂的熟練勞動者「讓位」給低度熟練的婦女或幼童，終竟這個歷程全然轉移到機械

的掌握中。但人類繼續與機械協作時，思考和自發的某某要素附固着在機械上。關於測定機械的純教育影響，這些要素應計算到。但儘管這些精神的材性不應忽視，卻也不可過度地看重牠們。一般人往往容易過於重視熟練的專門家工作的性質。最近關於運轉引擎的材性的問題有人詢問一個鐵道的機關車監督。「他鄭重地宣言據他的二十年的經驗真正最好的引擎運轉者就是在工作方面最機械最魯鈍並極少注意引擎的內部機構的人們。」（「The Social Horizon,」 p. 22）然而引擎運轉遠不如普通的機械運轉那樣機械，那樣單調。在人隨順機械，人的工作有機械的「必要」爲他決定的範圍內，機械力的教育影響應是非常強大。機械，像每種別的事物樣，僅能夠教示牠所實習的秩序、正確、堅持、不變公例的遵循、四者，是必從機械產生出的教訓。牠們，如是拿來當作形成智力和德性的要素，那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說到牠們自身，牠們祇有一偏和極不完全的教育影響。機械能够正確地再生產；所以牠能教授正確的再生產的功課，即數量上測算的功課。（參考 Veblen,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p. 308-309）機械的缺陷，從教育的觀點說，就是牠的絕對保守主義。機械的公例就是靜的秩序的公例，即一切物事都符合於一個原型，現在的

活動恰正類似過去和未來的活動。但人類生活的公例是動的公例；牠需要秩序，不是把秩序自身當作有價值的，祇是當作進步的條件。人類生活的公例是：任何經驗、任何思考、任何情感、不是任何其他經驗、思考、情感的、正確的副本。所以你如限定一個人在試行正確地符合於機械的運動方面消耗他的精力，那麼，你就是教示他廢棄人生的根本原理。變化是人生的本質，機械是變化的仇敵。這個理論不是反駁機械的教育上效用，祇是非難這些效用的張大過實。如果一個工人在隨順機械的運動方面消耗他的精力中適合的部份，那麼，他可以獲得相當的教育上價值，但他還應留下時間和精力來開發自發的進步的人生技術。

第五節 機械的平等化的趨勢——個人能力在工作中的地位是從屬的

常有人主張機械的趨勢不僅是使個個勞工的活動成爲單調，並且化除勞工中個人的差異。這個批評，「機械前一切個人皆平等」這句話把牠解釋得明白。在機械實際上把在別種情形下會徵課筋肉能力的工作轉嫁到自然力方面的範圍內，機械無疑地趨於把筋肉能力各殊的工人放置在同等的地位上。再者，因機械承擔需要極正確的運動的工作，從一種意義說機械真趨於把

工人降落到熟練甚或不熟練的共同水準上。

「如果一種歷程需要手的特殊靈巧和穩定，那麼，這種歷程不轉瞬就會從工作上易陷於多種不規則的機敏勞工被奪取去，放置在這般自我調節的特殊機構的處置下，一個童工就能管理着這個機構」(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Chap. I. p. 19)。

人們應承認這個理論就最高度熟練或品質的工作說不是真實的，但牠是很有力地適用到最大多數低度熟練的勞動。因機械的助力，即因發明者的技巧的凝結體現物，笨拙或軟弱勞工被弄得能與較熟練的勞工站立在密近的均等地位上參與最精巧的機械運轉。固然件工，例如在紡織業和鐵器工業內被實行着的，表示出最完善的機機尙未使一個勞工與另一個勞工間個人的差別完全消滅。但假設在記錄上計件工資的差別精確地代表工作的熟練或能力的差別——這不十分是那個事例；那麼，似乎顯然在機械工人間的能力方面比在從事工作上使用筋力較多的職業或用較簡單的器具以人的熟練處理的職業的工人間能力方面差別為少。英國河工與印度河工間生產能力的差別遠比蘭加州製棉廠內職工與同等地有組織、並設備完善的孟買製棉廠

內職工間爲大。

但這決不是「機械前各工人皆平等」這個理論所指示的一切。或者最重要的原素就是機械對筋力較弱和智能較遜的婦孺的適應性，機械的發達趨於使大多數勞工的筋肉力和高度個人的熟練愈無所展布，使這樣的某某身心材性日增重要，這樣的材性不僅就各殊的成年男子說差別不大，並且從婦孺與男子兩方的比較看來也幾是相等的。固然個人熟練和努力的相當差別真實地在標準的機械產業內殘存着。「例如機械織布，儘管牠像是簡單的，卻分爲高級和低級，低級方面操作的人們當中最多數沒有爲織種種顏色的布需要的材料在他們手中」。(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265) 但機械的一般影響，與說是增加個人的能率上差別，勿寧說是減少這個差別。英國職業統計確切地指示出機械產業中女工替代男工的趨勢，這個統計表明從一八六一年後在機械最充分地被應用到的製造業中最多數部門裏面女工對男工的比率規則地頗大地增高了。(參考 "General Report of Census for 1901," p. 86) 但法律的制限和文明的社會中衛生上輿論的發達，在關涉幼童的範圍內，阻止那個經濟勢力發生同一程度的

作用（即使童工對男工的比率與女工對男工的比率有同一的增高——譯者）。

狹窄地被制限的謹細、和判斷、瑣細的注意、規則性和忍耐性，我們看見是機械工作的特徵的，這幾種材性，從這樣的意義說來是人類共通的材性，這樣的意義就是牠們是在一切人的能力範圍內（即一切人都具有這幾種材性——譯者），就是即在牠們的發展和實施的程度內高度訓練的成年機械工與無訓練的童工（Half-timer）間的差別比在機械所替代的各動力的發展和實施內為少。人們應當承認機械因對於與個人才能相對立的種族（一般——譯者）才能畀予日高的相對的重要地位，實在地運用着一種平等化的勢力。（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hap. X.）「一般的能力」比特殊化的能力正在產業內執行更重要的任務（參考 Marshall, p. 265），而且多大的差別縱然可在各個人的「一般才能」方面存在着，卻這些差別比在特殊化的才能方面存在着的要小些（參考 Marshall, p. 265）。

於是乎我們發見，機械對勞動的材性的純影響據工人與機械間存在着的關係有廣大的差異。那些與機械工業的發明、管理、和指導有關涉的，及一切人工作上關繫着機械而又不是瑣細

的機械工的，機械對他們的理智上、和道德上、教育影響是判然有向上的性質。但在因工作日的延長或肉體努力的緊張機械耗竭工人的生產精力的場合，機械對機械工的影響就是壓抑他們的活力並降低他們的人性，因機械使他們過度地習於隨順非人發動機的自動運動。這種人類的損害，機械所授與的常規和規則方面的教育、或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獲得的關於機械工業的大協作目的和方法的輕微了解，兩者，沒充分地補償牠。

第十四章 高率工資的經濟

第一節 低率工資的經濟

首在奎斯勒 (Questnay) 和所謂「重農學派」(physiocratic school) 的著作中明白地論述的在生存維持點被決定的「自然」工資率，這個學說，大要不過是法國勞動事實的粗略的概說而已。但這些事實，總括在「勞動者僅獲得他們的生活費」(Il ne gagne que sa vie) 這句話裏面並擡高到一個自然公例的地位的，包含這個一般的信念，即，高度工資率不會引起勞動生

產物的相應的增加，及雇主給付工資超過再生和生存維持點以上不會得到利益。這個低廉勞力的經濟的獨斷論，十九世紀上半期許多主要英國經濟學家在輕微改變的形式下也曾教示過的，支配企業界的思想並間接影響企業界的行動。真實地，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原富」的一節上堅強地表述出工作與工資間關係的差別見解——「勞力的寬弘報償促進一般人民的勤勉，恰如牠促進人口繁殖似的。勞動者的工資是勤勉的獎勵物，勤勉像其他每種人類材性樣據牠收受獎勵物而改善。」（「原富」第一卷第八六頁）但里哈朵（Ricardo）的教訓和關於他的產業制度的見解最貼緊地追隨着他的經濟學作家，很傾向於辯護低率工資，以為是產業進步的堅實基礎。

英國低率工資的經濟學說不須科學的經濟學家的形式上擁護。這個學說已穩固地植入在十八世紀「企業家」的心裏面，這些企業家很像用現時企業家的腔調表示他們的道德見解，說高率工資引起勞動者的放縱。下述的語句，人們殆難以滑稽口吻摹擬出來：

「製造業各州內窮人一般操作的時間，決不會超過剛夠生活並支持他們每週浪蕩的必要

的工作時間以上。總而言之，我們可公道地主張羊毛製造業內工資的減少會是國家的福祥和利益，對於窮人不會有真正的損害。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保持着我們的工業，維護我們的地租，且又可改良我們的人民」(Smith's "Memoirs on Wool," Vol. II. p. 308)。

拿這個來比較亞德爾·揚屢屢發表的暗示，即為改善農耕地租應增高(參考 "Northern Tour, Vol. II. p. 86)。半世紀後伍爾博士，縱然他的主幹的議論是據這兩種理由唱導「高率工資的經濟，」——這兩種理由就是高率工資誘起最良的工作上材性並使工人滿足；卻未能使自己避免明白的矛盾，譬如他說：

「高率工資，在很好多場合沒誘起感謝的情和改良的心，發育了驕傲並供給基金來助長這些罷工中頑強的精神，這些罷工暴亂地被施加在遍蘭加州各區域內一組一組的工場主上來把他們降落到奴隸的地位」("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366)。

他又說 (p. 298) ——「事實上勞動者的高率工資使勞動者自己能造成有給委員(勞動者的代表——譯者)的富厚，並能放縱地食飲過豐富的，和刺激他們的屋內職業的、物品，致摧神

經病。」

渥溫 (Robert Owen) 在他的新蘭拉克紡紗廠 (New Lanark Mill) 內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的實驗，完全不能使他的同行的製造業者相信工人間高的享樂標準會引起勞動能率的相應的增大。

在初期工廠制度下，童工和低度熟練男工就許多事例說被給付遠在真正「生存工資」下的工資率的，他們過度的勞役迅速地造成暴富者；這個工廠制度的歷史使有商業心理者確信地主張「低廉勞力」並使經濟學巨半世紀與新興的人道情操作戰。（徹底的工場辯護者反對初期工場立法，有時大膽地斷言「高率工資的經濟」並辯說這個經濟支配初期工場主的行動：這是真實的。伍爾也說，「工資所以這樣高的主要原由就是：工資形成製造品的價值的一小部份，所以一個吝嗇的主人如把工資減少得過低，那麼，他的職工會因此對工作不大注意，由是損害他們的工作的品質超過他的工資上節省所能補償以外。工資對貨物價值的比率愈小，大概說來，勞力的報酬愈大。一個良好紡紗廠的聰察的主人最不願意干涉他的紡工的進項，並決不肯減少這些進項，

除非因投置在他的企業內的資本和使用在他的企業內的技能未得報酬迫而出此」(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330)。但是這個議論不能使伍爾稍後不指明出職工組合對於提高工資的努力把易受「歐洲大陸和美國較儉約和較遜順的勞動者」的競爭的一種產業陷入重大的危險中(p. 363)。製棉廠內給付的高率工資伍爾以為三倍於農業工資，他關於這個高率工資的記述，也沒與他自己的書的附錄內列的統計相符合(參考p. 515)。他說，惟男紡工收受「高率工資，」但男紡工還須以這個工資的一部份報償他們雇用來幫助自己的助手的勞力。甚至現時關於「低廉勞力的競爭」新世界(美洲大陸——譯者)屢屢表示的恐懼證明這個學說的頑固的殘存，這個學說以為給付可能的最低工資是「良好營業」的第一原則。

第二節 初期學說的修正——博拉塞爵士從笨重的手工勞動搜集的證據

較晚近的思想趨勢是向進步地修正「低率工資的經濟說」方面前行。「如果你欲一件物事做得好，那麼，你應預計報償牠，」這個普通格言，包含工資與工作相應合的一般信念在裏面。這個觀念的較明白的論述大部份，是從事精密地研究比較統計的經濟思想家的工作。大鐵道工程

契約人博拉塞先生從事的工作使他有一個機會來精確地比較各國勞動者的工作和工資，他的兒子博拉塞爵士搜集並公布關於這個問題的許多事實，這些事實就某某種工作說確立工作與工資間的一種新關係。他發見：加拿大大幹線鐵道上雇用的英國路工每日收受五先令乃至六先令的工資，他們為這個金錢做的工作量比每日收受三先令六辨士工資的法蘭西、加拿大人大些；關於修造愛爾蘭鐵道雇用三先令乃至三先令六辨士工資的英國人比雇用一先令六辨士乃至一先令八辨士工資的愛爾蘭人要有利益些；「在印度，儘管黑人勞動者的工資每日祇四辨士半，乃至六辨士，卻鐵道工事每英哩的原費與在英國大抵相同；」在採石業，「法蘭西人、愛爾蘭人、英吉利人一起被雇用，法蘭西人每日收受三個佛郎的工資，愛爾蘭人四個佛郎，英吉利人六個佛郎。但把這三種差別的工資率與他們三種人的各殊的工作成績比較起來，那就發見英國人是三種工人當中最可有利地被雇用的工人。他把他的研究伸展到建築業、採礦業、和許多製造業的種種部門方面，發見雇主和其他有實際經驗的人們間有大體相同的意見，都贊可一種類似的結論。在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工資和生活標準遠比在英國低下，卻在牠們三國內一定生產物的生產成本

不比在英國爲小，反要高些。在美國和在荷蘭幾種產業內享樂標準與在同一的英國產業內一樣高或較高些，所以更多或更好的工作被執行着。總之，勞動能率按照享樂標準或實際工資有相當正確的變化。

博拉塞爵士在他的著作「外國勞動和英國工資」(Foreign Work and English Wages)的緒論上擁護這個工資學說，這個學說的成立是屢屢歸功於彼，並有時被承認爲工資與工作的關係的一種最後說明——即「工作費(工作價格)——譯者)與勞動者的每日工資有區別的，在各國內是幾近地同一的。」換些話來說，他主張，對於一定種類的工作從各殊的土地和各殊的人種說工資與勞動能率間有一種一定不變的關係存在着。

不過我們承認這個視作比較工資說的基礎的斷論時，應注意到某某顯明的駁難。第一，在引用來辯護這個理論的最多數事例的記述方面所參證的絕對限於貨幣工資，沒計算到各個國家內購買力的差別。爲設定任何合理的基礎，那個關係應是存在在實際工資或生活標準與勞動能率間。儘管，在工資與工作間或換些話說在消費標準與生產標準間當有一種確定的關係存在着，

這個事件，應承認爲本來可能有的；却沒有「自明的」理由來豫期在英國與印度這樣兩個國家間那個關係應是同一的，以此工資低和能率比較小的印度勞動者或工資高和能率大的英吉利勞動者做一件工作是經濟上沒有關係的問題。這樣的推論僅能在下述兩種假定之一的上面站立得住。

第一種假定將是工資與工作有這樣昭明的等差級數關係的假定，這個關係會使勞動者所消費食物、等等數量的每種差別反映在正確地相應的生產力支出的差別上——這樣一個假定不須駁難，因爲無人會主張工資供備的享樂標準是能率的惟一決定要素，而種族、氣候、和社會環境在經濟生產中沒執行任何職務。第二種假定將是資本和勞力的絕對流動性的假定，這個流動性遍全世界使純產業利益降下到劃一的水準，以此任何地方在工作與工資間、生產與消費間、都存在着一種正確的數量關係。儘管人們可以承認有所謂這樣劃一的「趨勢」，卻沒一個審知事實的將如此鹵莽，主張這個劃一是近似地達到了。

第三節 機械產業內工資時間和生產物

所以即使把勞動量和勞動質考慮到，也沒有理由來推想名目上或實際上的工資對有效勞動力的支出有任何正確的關係，甚或一種殆近正確的關係。但事實上博拉塞爵士提供的證據沒辯明那個工作與工資無關係，或有等價關係的理論，如果把牠深刻地研察起來。因為就他所引述最大多數的事例說報酬最高的勞力顯然是使用上最有利益的勞力。他的例證所暗示出的理論事實上是「高率工資經濟」的一般理論。

這個理論，近年來有迅疾的進步，現時多數精細地收集到的證據都擁護牠，但是須得更深刻地考究的。博拉塞爵士的證據大率——縱然非全部——從筋肉力是重大要素的產業部門例如修路、鐵道敷設、和採礦業方面收集來的，或從機械關於指導生產力的速度和性質沒執行主要任務的建築業方面收集來的。人們不會沒有理由來豫期：工作與工資間的數量上關係在自由消耗的筋肉勞力執行較重大任務的各產業裏面，可比在機械是支配原素及最大部份工作是在運轉機械的各產業裏面更爲密切。這個事例很可以是：對路工供備一種高的物質消費標準會有利益，但對工廠職工甚或對不在劇烈筋肉勞動的壓迫的支配下其他種類的工人給與高率工資不會

有同等程度的利益。

在近代生產的趨勢是對人日更減免那種粗重的筋肉勞動的範圍內，真正的經濟僅在將來產業內趨於佔有從屬地位的各種勞動方面扶助高率工資。初期的事實把紡織廠和鐵工場方面高率工資與高度生產力及低率工資與低度生產力結合一起的，是祇具有片斷的性質；如把牠們視爲高率工資與高度生產力間因果關係的例證，那麼，在所比較的各種場合機械和產業方法的發達方面廣大的差別就會毀壞牠們的效力。近年間因許多練達的經濟學家——他們中有些對於工業上技術具有實際的精深知識——的勤苦，關於這個問題有非常多的例證被收集，被表列。很多美國經濟學家，他們當中有瓦爾克爾將軍 (General F. A. Walker)、耿頓 (Guntton)、盛和佛 (Schoenhof)、古耳德、亞金孫，曾精密地調查過英國和歐洲主要產業國內工作與工資間的關係。關稅改正或對工作日縮短的太過顯著的辯護在有些場合使收集的統計沒充分地被注意，但沒有任何理由來懷疑那個調查的實質的正確。

最精細地被實行的調查就是舒耳泗·革維尼時教授的調查，他把他的論證放置在製棉業

的嚴密地研究的基礎上，使他的結論最密切地關聯着近代機械生產的進化。初期的例證僅僅確定高率工資與良好工作間或低率工資與惡劣工作間一種並存的事實，沒試行在科學方面說明牠們兩者間的關係。舒耳泗·革維尼時，因分析紡紗業和織布業，有成功地系統化工資與生產物間實測的關係。他不僅比較英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內製棉業的現在狀況，且還比較過去七十年間種種時期內英國製棉業的工資與工作的狀況，因此訂正國民生活的任何個人的平均上差誤，這個差誤在一種程度內可毀損祇奠基於國際的比較上的結論。這個兩重比較法產生出某某確定的結果，舒耳泗·革維尼時把這些結果總括地敘述如下：——「在勞動費（計件工資）最低的地方，勞動狀況最好，工作日最短，職工的每週工資最高」（p. 133）。在英國改良的紡織和織機的進化，被發見有每個工人生產物的繼續增加，反映在食物價格上的計件工資跌落，勞動時間的縮短，及每週工資的高漲四者伴隨着牠。舒耳泗·革維尼時纂輯的下表，將英國紡織業全部總攏來，正確地說明各種運動的關係：——

紡績業

一八一九—二二	一〇六·五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	九六八六四	二六一三〇
一八二九—三一	二一六·五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一五四六四二	二七六〇
一八四四—四六	五二三·三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	二七五四二三	二八一二〇
一八五九—六一	九一〇·〇〇〇	二四八·〇〇〇	二六七一二一	三二一〇〇
一八八〇—八二	一·三二四·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	五五二〇一	四四三四〇
				註一

織布業

一八一九—二二	八〇·六二〇	二五〇·〇〇〇	三二二二	一五五	二〇一八〇
	生產額單位一千磅	工人數目	每個工人生產額單位磅	每磅的勞動費	每年平均收入

一八二九—三一	一四三·二〇〇	二七五·〇〇〇	五二一	九〇	一九一八〇	註二
一八四四—四六	三四八·一一〇	二一〇·〇〇〇	一六五八	三	五二四一〇〇	
一八五九—六一	六五〇·八七〇	二〇三·〇〇〇	三二〇六	二	九三〇一五〇	
一八八〇—八二	九九三·五四〇	二四六·〇〇〇	四〇三九	二	三三九〇〇	

註一 “Der Grossbetrieb,” p. 132。關於最近平均工資的增高我們應注意較後的年間成

年職工的比率增大這個事實。關於論究每年純工資應對失業從表中所列數目核減一部份。

註二 迄至那時尚未消滅的手機織工的衰落狀況應計算到。

這個同一的說明，說到美國棉紗織布工業，也是真實的，如下表所指明：

一八三〇年	每個工人每年生產額	每碼的勞動費	每個工人每年的收入
一八三〇年	四·三二一	一·九	一六四

一八五〇年	一二·一六四	一·五五	一九〇
一八七〇年	一九·二九三	一·二四	二四〇
一八八四年	二八·〇三二	一·〇七	二九〇

這個同一的說明，說到德國和瑞士還是真實的。每種機械改良都增加每個工人能運轉的紡機或織機數目或增高機械的速度並以此擴大每個工人的生產額，這個事件，有較高的每週工資和一般的勞動時間的縮短伴隨着牠。

就木棉業的現在狀況說，同一的一般結果也從英國、美國和歐洲大陸的詳細比較產生出來。英國與美國間的比較指明：在織布業，美國工資遠比英國為高，勞動能率也遠比英國為大，結果麼生產成本比英國低下得多；在紡紗業，英國工資約有美國那樣高，生產成本比美國小（p. 156）。

就織布業說瑞士和德國、英國與美國間的比較產生出下列的結果（p. 151）：

	每個工人每週 生產額	每碼的成本	勞動時間	每週工資
瑞士和德國	四六六	〇·三〇三	一二	一一八
英國	七〇六	〇·二七五	九	一六三
美國	一二〇〇	〇·二一	一〇	二〇三

英國或美國工資高、能率大、的勞動者容易制勝意大利工廠中工資低、工時長、的勞動者。麻爾荷盛 (Mühlhausen) 與渥斯哲 (Vosges) 山谷工廠的比較也表明前者的工資較高的勞動效果上比後者優良些。

說到俄羅斯，近彼得堡 (Petersburg) 和在愛斯蘭 (Estland) 的工廠中高率工資的勞動者能够制勝佛拉德米爾 (Vladmir) 和莫斯科中央政府的低率工資的勞動者。

舒耳泗·革維尼時更進而主張工資低、和工時長、的現存狀況下印度的工廠不能制勝牠們的蘭加州競爭者，為印度要求的嚴厲的工廠法律或會損害蘭加州，不致使蘭加州獲得利便。(在

此點舒耳泗·革維尼峙顯然過度地使用他的辯論力。儘管官廳報告關於孟買工場的興盛重視銀本位制問題爲主要的原素，却除開這個似乎孟買的低廉勞力無疑地能在亞細亞市場的粗綿紗方面制勝英國的勞力。博倫達諾在他的「工時和工資對生產的關係」(Hours and Wages in Relation to Production)著作上擁護舒耳泗·革維尼峙。這個問題的最主要各點，在精密地比較英國紡績業與使用英國機械的德國各地方的紡績業後，這樣地概述如下：——

英國工人約運轉兩倍德國工人運轉的機械數目；在英國機械較迅速地運轉；與理論上生產額相比較的損失（即時間和材料的浪費）也較小。最後，應考察到在英國從鈔錘取下和放上佔的時間較短；線的斷折較少，斷折線的接合耗的時間較少。結果麼，在英國每磅紗的勞動原費——特在監視的勞力算入時——決然比在德國爲小。所以英國紡工工資約兩倍德國那樣高，工作日祇九小時多一點，德國爲十一時乃至十一時半」（p. 136）。

對不列顛勞動能率與歐洲大陸勞動能率間的比較實行的最近調查也確切地證明舒耳泗·革維尼峙的結論。德國工人在製棉業方面仍比英國工人爲劣下，儘管在過去十年間他們的能

率曾有增進，這個增進是與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生活標準直接相關聯的。這個同一的情事，說到法國、瑞士和荷蘭，也一般地是真確的。

關於印度勞動原費，我們聽說「爲運轉一定數量的機械需要的職工數目從前在印度是比在英國多五倍或八倍，現時最少也多三倍。獨這個地位的利益能使英國本土工業，除開極少數外國棉紗——牠們中大部份都是着色的——而外，驅逐一切外國棉紗。」(Brassey and Chapman, p. 152)

較後美國與英國織工的相對能率的比較，因在美國自動織機和其他機械改良被採用的範圍日漸增大，不能有效用了。麻色鳩賽辭的織工每週進款四十五先令，或五十先令，運轉最良的八部織機，最優的蘭加州職工運轉的織機較少接受的工資較低，他們兩者的能率間任何數量上的測定是不可能的。在紡紗業和織布業方面，棉織物的品質的差別更複雜化這種比較。然而在美國北部各州對棉業職工給付的較高的平均工資，據最近一個專門調查家(Mr. Young)的判斷，沒有相應的優越能率報償牠。說到南部各州工場的勞動能率，似乎存在着一時的低率工資經濟的

狀況；儘管現在有人主張「在許多場合南部的勞動原費實際上要高些，縱然南部的工資遠為低下」(Brassey and Chapman, p. 181)。

從德國得到的一些有趣味的證據直接擁護劇烈的筋肉職業方面高率工資的經濟說。一八九八年外交部關於倫尼昔·威斯特費尼亞煤炭業的報告說：「甚至在這個區域（倫尼昔·威斯特費尼亞——譯者）內，工資比在德國的任何其他地方為高，縱然仍是無疑地較英國為低下；却我以為人們還將發見平均每個採炭工和每組換班工的勞動效果僅約在英國的二分之一，因英國炭坑夫生活較優，以較好的判斷和較多的熟練操作，在一度決定他的條件時較寬弘地支出他的較大的勞動力，並最後無論如何他是一個有訓練的採炭工、材木工或搬運工——這個事例可以是如此的。」

這個事件，曾在諾深薄爾蘭作工一些時候的一個德國礦工的實例證明是真確的。「英國礦工為什麼比德國礦工強健，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英國礦工有適當的休養時間，他吃的肉比吃的蕃芋多些。大概地說來，德國礦工，因操作過度和營養不足，不能與英國礦工相競爭。」(“How the

English Workman Lives," Ernst Döchershoff (1899); quoted Brassey and Chapman, p. 48)

關於辯護美國勞工所享受的高度享樂標準對於勞力支出的有利效果，有實業家和經濟學家提出的多數憑據存在着。歐洲工人會到美國去作工的，一般都承認他們在美國支出的勞動力數量比較上大得多。這在好大的程度內容許生理學上的說明，即較優美的食物轉換為較多的勞動力，或者是有疑義的。心理的原素或也無論如何執行一樣重要的任務。對有能者開放的事業途徑的認識，或最少享樂標準的顯著改善的公道機會的認識，會對美國各類工人是一種有刺激作用的物事，儘管最近低度熟練勞動的市場的狀況減少這個刺激物的效力。黑人和外國移民，形成因熟練勞動的需要對供給的減少比率保持自己地位的一種不熟練勞動階級的，他們的增加或似乎把美國人工作上精力降低到歐洲人的水準。如果除此而外不熟練勞動者的實際工資跌落了——從一八九七年以來事實上曾跌落，那麼，美國產業進步的一大源泉是顯然衰減了。

第四節 高工資和短工時經濟的一般適用是難被承認的

近代產業進步，在關涉着牠對勞動的影響的範圍內，從舒耳泗·革維尼時引用的證據看來，可在七種結果方面說明：(a)勞動時間的縮短，(b)每週工資的增高，(c)件工工資的低下，(d)生產物的低廉，(e)每個工人生產額的增加，(f)機械速度的增進，(g)對勞動者機械數目的和型式的增大。

一切這些原素，在我們能十分判斷機械對工人的純結果前，都應考慮到，上述的實例，縱然就高生活標準與高勞動生產力間一種因果關係的存在說是斷然確定的，却不必然證明這個結論是適當的，這個結論就是一個企業或一個雇主聯盟倡首地「任意」增加工資並減短工作時間來確然、決然、期待純勞動生產力的相應的增大。

在這樣的結論被證明為正當前，我們應明白地把握住高生活標準與勞動能率間因果關係的性質。我們在如何樣的程度內得視高率工資和其他良好的雇傭條件為勞動能率的原因，又在如何樣的程度內得視牠們為勞動能率的結果呢？引用的實例僅僅證明：關繫勞動能率——例如生產物的數量、工作的速度和運轉的機械數目——的某某現象 a b c，與關繫工資、工作時和其

他雇傭條件的某某其他現象 a e d 有正比例的變化。在這樣的實例有效用的範圍內，我們祇能斷言兩組現象因果上相關繫着，不能確切地決定 a b c 方面的變化是相伴的 d c f 方面變化的原因或是結果，或兩組現象是否被一種第三組現象支配着，這第三組現象的變化同時地並比例地影響其餘兩組現象。

著作家如耿頓 (Guntton) 和盛和佛所求謀抽取的，和不少的「勞動運動」的領導者所承認的，斷論就是：工資的騰貴和工時的減短將必然有勞動能率的同等增高或同等以上的增高伴隨着。關於確立這個辯論的基礎，他們特別著重紡織業方面比較統計的實例。但第一，我們應指示出這個被引用的實例沒辯護任何那樣網羅一切的概括說。譬如古耳德和盛和佛的統計表明這樣的許多事例，從這些事例說美國職工的高率貨幣工資和高率實際工資沒有相應的增大的生產力伴隨着。在這樣的場合英國的「低賤」勞力真實地是低廉的。

再者，在別の場合，美國工人的高率工資有生產量的同等增加或同等以上的增加伴隨着，這個增加的生產量不全然或大率因增大的勞動能率或強度作成的，但因使用更高等精緻的節省

勞力機械作成的。如果我們比較各別的國家內或同一國家的各殊的產業發達階段內純勞動費對生產物的關係，那麼，我們應明白地加入製造和維持這個改良機械的勞動費與製造和維持這個改良機械所替代的劣下機械的勞動費間的相差數。因遺漏這點，舒耳泗·革維尼時、博倫達諾、而雷（Rae）和其他「高工資經濟說」的預言者的推論當中許多都喪失效用。在美國每種商品的直接勞動費可和在英國一樣少甚或比在英國為少，但生產成本的總計（古耳德從他的美國和歐洲生產的比較得到的一般結論就是「美國的每日高率工資」沒含有對製造業者一種相應的增大的勞動費意義）[“Contemporary Review” Jan., 1893]這個情事，他以為一部份因優越的機械力，這些機械力由高率工資得到牠們的存在，一部份因工人方面優越的體力。但此處所述古耳德的證據和結論，拿來做證明「高率工資經濟說」那是不充分的，因為牠們僅指明高率工資有增大的勞力支出量伴隨着，沒有對這個高率工資「相應的」增大的勞力支出量伴隨着。）和售賣價格可是較高些。最後，英國與美國間這種比較在許多點都最為有效用，因牠們兩國的產業方法的發達和勞動者的性格都極為近似；但從這種比較說貨幣工資和實際工資的差別普通

沒有勞動時間的差別伴隨着。

我們所有的證據不能辯明高工資經濟說的普遍或一般適用是可被承認的。如果每個勞工的每日生產額因工資的增加和工時的減短大概真能增高或真能維持如舊，那麼，社會問題，在牠關繫低等勞工貧困和悲慘的輕減的範圍內，可容易被解決。但人們縱然一般地承認，很多勞動階級的工資或普通享樂標準的升高將有勞動能率的增大伴隨着，及工時的縮短不會有相應的生產額減少伴隨着；却無限地增加工資並縮減工時是決不會有利益的。享樂標準的一定升高的結果在每種產業內是不會相同，恰如人們所承認同等的工時縮短的結果在每種產業內是不會相同似的。在有些場合高率工資和減短的工作時是有利益的，在別の場合低賤勞力和長的工作時是有利益的，從許多最高度發達的產業說我們不能以詳論高率工資與良好工作是相伴的，低率工資與劣下工作是相伴的，訴於雇主的開明利慾使採行工資的一般增加和工時的一般減短的辦法。儘管最有利的企業可常是在包含用高度進化的機械執行短時的劇烈工作而獲得高工資這個情事的制度下被經營着，却其他企業決不會不可以因雇用以簡單機械做長時工作的低廉

勞動者更有利地被經營着。我們不好隨便斷說初期蘭加州廠主從以飢餓工資雇用童工和虛弱的成年工看來採行了一種淺見的政策。

特以舒耳泗·革維尼峙的例證確然指明高工資和短工時的經濟密切地關聯着機械的發達，並確然表示在機械是複雜且能以高壓力被運轉時高工資和短工時的純經濟就發現出來。從這種見解看來近代機械是高工資和短工時的直接原因。因為採用機械的目的儘管是在以低工資的機械工替代熟練的手藝工，不困倦的機械儘管能有利地繼續被使用着；卻在人類性質相當地被顧慮到的時候就發見以高壓力在短時期工作並以較高的價格購買這樣劇烈的勞動（高壓力的勞動——譯者）是更有利益些。固然，我們應記憶着高工資常是採用改良機械的直接原因，並是對新的機械發明一種無時不存在的刺激力。這個情事半世紀前伍爾曾清楚地認明，伍爾說長型的精紡機、自動精紡機的發明、洋布印花術的若干初期改良都直接歸屬着這種原因。（他的“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p. 367-369. 伍爾認機械上的發明為資本所以降服勞力的手段。他敘述「自動精紡機」怎樣被使用時再昂然說道：「這個發明包含所已提示的偉大學說，

即在資本把科學拿來供牠的驅使時頑梗的勞動手將常被教訓來屈意馴順。〔p. 368〕

但是我們縱承認某某機械產業方面那些趨勢，卻不當確信因勞動組織或其他方法所獲得增高的工資能促成產業方法的這樣改善，這樣的改善將能使高率工資被給付而不損害產業或減低贏利到爲保持私營產業在社會方面所需要的最小限度以下。

我們的例證引出這樣的結論，即在工資升高常有勞動能率和生產額的增大伴隨着的時候，增大的生產力對工資升高的比例就每種職業說是不相同的。所以我們不能夠一般地宣言來辯護高率工資的政策或低率工資的政策。

第五節 雇傭條件與生產力的相互決定

經濟上有利的工資和勞動時間將按照許多條件而有變化，最重要的條件中有機械的發達，工作所需索筋肉和神經的緊張，工作的屋內的、久坐的性質，伴隨工作的種種衛生狀況，工人的年齡、性別、種族和階級。

從綿布業說在美國以高工資雇用婦女來在短工時運轉六部、七部甚或八部織機比在德國、

瑞士甚或蘭加州以低工資雇用劣等工人較爲有利。但從採煤業說美國工資顯然在經濟上過高——這就是說，美國工資與英國工資的差數沒有均等的生產量的差數補償着。美國煤工每人每年收受工資三百二十六塊金元，採掘的煤炭總噸數爲三百七十七，每噸勞動費爲八十六分（一百分爲一塊金元——譯者）半；北斯達佛特州煤工每人每年收受工資二百五十三塊金元，採掘的煤炭總噸數爲三百二十二，每噸勞動費爲七十九分。（“No. 64. Consular Report,” quoted Schoenhof, p. 209）同樣地，美國一噸柏塞麥爾銑鐵的勞動費約比英國高五十分，因美國工資約比英國大百分之四十。（Schoenhof, p. 216）

事實上從全體例證看來說到任何單獨一類商品在勞動費與工資間沒有任何決定的關係存在着。

增大的勞動能率是高工資的原因，這個對立的理論，也是很難一般地被承認。這個理論通常就是一部份實業家和經濟學家的見解，他們從這個假定出發，這個假定就是：有一種競爭公例存在着，據這公例的作用每個工人必然收受他所應得的他的勞動生產物的全部價值。他們這等人

辯說，工資惟能因增大的勞動能率而升高；工資若高，勞動能率必高，反過來說亦同；所以勞動能率決定工資。一些高工資經濟論辯護者主張勞動者的技術教育及道德性和勤勉性的增進應在工資的任何增加或工時的任何減短前存在着，並應以增高勞動能率證明這個增加或減短是正當的；恰如別一些高工資經濟論辯護者以職工組合主義、立法和輿論的手段謀求抬高工資並縮減工時，相信繼隨其後的增大的勞動能率將正當化這樣的行動似的。這個議論，其中所包含的假定，即勞動者在資本和勞力的聯合生產物中應得的部份是一定而不可改易的比率，且放置在一邊，牠（這個議論——譯者）所依據的就是僅僅否定人們所說高率工資和享樂標準的向上有增進勞動能率的效果。

在一方面工資和其他雇傭條件，別一方面勞動能率和生產額大小，這兩者間的關係顯明地是一種相互決定的關係。工資的增高、閒暇的加多和一般享樂標準的向上將增大勞動能率；增大的勞動能率，或直接因這原由或因其他原由，都將使高率工資能被給付，工作時間能被減短。

第六節 勞力的凝聚性和努力的強烈化

尙有一點從關係勞動能率和高率工資的例證顯現出來。據舒耳泗·革維尼時的公式計件工資的跌落有每週工資的增高伴隨着。但我們應記憶着時間工資的增高不必然謂以努力的名詞測量的勞動價格曾被增高。在較短的時間負擔的較緊張的勞動每一時間單位可以獲得較高的貨幣工資，但每一努力單位的價格可以是較低下。人們曾承認晚近機械進化的一般趨勢是凝聚化並強烈化勞動。從某某種類的紡織業勞動說現時一天支出的筋肉勞動量或手工勞動量比從前要大些。這樣的實際事例就是被使用來做接線工的幼童勞動。在伍爾的時代（一八三〇年）伍爾能够主張童工在工廠中所耗費時間的四分之三都沒有事情做。增多的紡錘數量和增高的速度使他們的勞動愈爲連續。這同一的情事，說到精紡機工人也是真實的，這些工人的勞動甚至在過去幾年內曾因精紡機的體積增大強烈化。儘管原則上機械趨於承擔較粗重的筋肉勞動形式，却也趨於倍加對筋肉力的細小要求直到筋肉力緊張全體比從前無甚差別時。在筋肉努力方面所得到的緩和和被增大的神經和注意的緊張抵消了。再者，因機械越更複雜，越更夥多，越更昂貴，機械工的責任加重了。在一種相當的程度內機械對勞動者所需索的新努力性質上比牠替代的

粗重的筋肉勞動要精練些。並且牠對肉體所加的負擔是日更加重的負擔。「一個手織機工人一天能做十三小時的工作，但要一個六架織機工人做十三小時的工作，那就是肉體上不可能的事件。」（“Der Grossbetrieb,” p. 167）。近代機械的複雜和牠運轉上具有的超人的速度繼續地暗示出人類勞力的凝聚增進，即每一時間單位努力的支出量加多。這個增加，因繼隨較高的生活標準的熟練和體格改進，致成爲可能。但如生活標準的增高和工作日的減短顯有在較短的工作日時間筋肉上、神經上、或精神力、的更劇烈的緊張伴隨着，那麼，我們不應得視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時爲工人的確實利益：這是很明白的。惟這個工作努力的凝聚性必然有若干限制加在牠之上。勞動者一小時的勞動能率，以對工作日衆多迅速的減短和對工資衆多迅速的增高，強制牠增大到一定限界以外，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人的天性必在勞動凝聚上加種種制限。儘管一個織工在英國工廠的工作日（九小時——譯者）時間運轉四部織機，收受適中的工資每週十六先令可比在德國十二小時的工作日運轉兩部織機，收受十一先令八辨士佳善些；却牠在美國十小時的工作日運轉六部、七部甚或八部織機，收受二十先令三辨士，（參考本書第三六〇頁。但這些工資還是

一切雇用在織布廠的勞動者的平均工資，不單獨是「織工」的平均工資，不比在英國的工廠日運轉四部織機，收受十六先令要佳善些，却美國人的境況不會有改進，如果八小時的工作日是以對每個勞動者再加上一個織機的犧牲購買來的。

從高工資和較多的閒暇——因較多的閒暇較善的消費得以實現——所產生的利益，可以多過在較短的工作日神經上或筋肉上不當的緊張所抵消的利益。但這個困難（過當的緊張——譯者）我們曾論述過，沒因愈漸要交較粗重的筋肉勞動給機械充分地被應付着（被抵消了——譯者），如果這個同一機械的可能的活動力被利用來強制落在機械工肩頭上的工作的速度增高。

儘管決不能從一切種類的勞動說，却可從許多種類的勞動說，在一小時內盛滿的勞動量的增加能够以工作日的減短被獲得着；但關於決定在這個方向的前進運動，兩種事情當有作用：第一，在工作日的順次減短與每小時內支出的勞動量的增加間數量關係的客觀上經濟問題；第二，較凝聚的勞動對於視作工人和消費人的勞動者的影響的主觀上經濟問題。

我們有不少的證據來指明出增多的閒暇和較高的工資會以太貴的代價購買到手。

然而我們注意這個事情時，不應以為在進步的產業內追尋到的實際工資的加多和勞動時間的減短必然有相應的勞動凝聚的增大伴隨着。例如從紡織業和鐵工業說（如馬克斯所認可）顯然曾在工資的增高的情形下獲得改良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當中一部份。即使在較多的機械被運轉着的場合，我們也不應以為在工人方面感觸的努力或緊張有相應的增加。熟練或能率的真實增進將能使增多的機械數目用這些主觀的努力被運轉着，這些主觀努力不比從前較少的機械數目所需要的為多。但在一方面這個情事固應參酌到；別一方面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工廠制度史明白地指示出工廠勞動，或者不在機械對職工筋肉力所加的負擔方面，只在對神經組織上所需索增甚的緊張方面，比從前更為劇烈化。

這一點的重要性，短工時的辯護者和那些主張勞工的主要目的應在使他們的勞力有較豐盛的生產的人們都常常忽視牠。在較高的能率單謂較高的熟練並不包含增大的努力的範圍內，這個較高的能率是純粹的利益，但在增大的努力被需要的場合這個問題就是一個需要嚴密的

和詳細的研討的問題。

第七節 有效消費決定於工人的蓄積精力

過度凝聚的勞動的另一結果也應得講一下。

較高的工資與較短的工時間密切的關係是一般地被承認着。貨幣工資的增加，因引入爲充分發揮牠們（增加的工資——譯者）的恩惠或滿足所需要消費時間的增多之消費上的變化，影響生活標準的，僅能因生產時間或勞動時間的減短而有效能。例如在新慾望，牠們的滿足會從生活標準的提高自然地被尋求到，牠在性質上是理智的，不僅包含書籍等等的購買，並還包含誦讀這些書的閒暇的時候；這個恩惠需要勞動時間的減短補充較高的工資，如果勞動時間過長。然而每日較凝聚的八小時勞動，顯然可比每日不甚劇烈的十小時勞動性質上損耗更甚並使勞動者所享受對他們開放的教育機會的利益不能比做不甚劇烈的、時間較長的、工作的勞動者所享受更多。削減的價值附著於每一閒暇小時的，可以超過加上的兩個閒暇小時的利益。換些話說來過度的劇烈勞動就牠的結果說可比過度延長的勞動更爲有害。這個可能性在好些人的議論中常

被忽略，這些人以主張勞動時間每個單位將更有豐盛的生產擁護短工作日的運動。在這個議論僅關涉辯說較高的工資對勞動能率的影響，不關涉較短的工時對勞動能率的影響時；對劇烈勞動情事的這樣忽略帶着更緊急的重要性。麻色鳩賽辭的職工在比英國工廠日更長的時間運轉那樣多的織機所消耗的增大的努力價值上是否不重過較高的工資的利益，可以是有重大疑問的。這樣勞動的損耗性質能以減少名目上較高的生活標準的真實效用或滿足，這個較高的生活標準因高率工資致成可能。如果增大的勞動生產力大半因高率工資刺激起的改良的機械或生產方法而勞力自身沒相應地緊張化，那麼，勞動者的利益是昭著的。但短工時和高工資可刺激起支出的生產努力的有害凝聚，這個可能性，是在論究新產業方法對勞動的影響時不當被忽略的一個事件。

第八節 機械發達與享樂標準的關係

我們試行推算資本主義生產的趨勢時，應把勞動的繼續時間、勞動的強度和工資三者在此們的相互關係方面一起研究。我們不能豫期牠們的關係在任何兩種產業間是同一的。如果勞動

且一個異常長的工作日稀薄地展布着，例如在印度工場內是；那麼，組織的改善，可減短勞動時間到英國普通工作日的時間並可劇烈化勞動的，或會是一種恩惠，因此引起的工資的增高或會使勞動者獲得兩重利益。但更進地減短並劇烈化工作日的任何努力可傷害勞動家，即使他們的生產額增大了。這樣一個例子可十分利用來證實在一切這樣問題裏面包含的相對性。從勞動時間緊張與工資間特殊的數量關係得來的純利益對英國紡織業勞工和印度紡織業勞工或會是很不同的。人們預期使他們兩者獲得最大的純利益的工作日會是同長的，這是「自明地」不合理。所以美國職工奮勵的神經質的賦稟可使他或她比蘭加州的職工能適宜地做更減短和更緊張的勞動日的工作。總之最重要點就是勞動的繼續時間緊張和報酬三個原素的不可分離的關係。但在論究報酬時我們不僅應明瞭貨幣工資還應理解因消費所購買的能被獲得的純利益，如果我們要從科學方面觀察這個問題。

我們應明白地認知：在考究影響勞動狀況的一切實際改良時不能把「工資」問題從「工時」問題分離開來，也不能把「工資」和「工時」兩個問題從「勞動強度」的問題分離開來；

並以對每個問題求獨立的解決簡單化這個討論或利便「勞動運動」的任何努力都是無效用的，因這是非科學的。如果人們籌謀任何產業上的變化，那麼，從「勞動」的觀點說應觀察到這個變化對勞動者的純福利，應適當地考究牠對工資、工時和勞動強度的影響及在每個產業內，每個國家內和每個產業發達階段內存於牠們三者間的複雜的和變化的關係。

但儘管在我們記憶着，在使勞動劇烈化和單調化方面，在增加從事久坐的屋內職業的工人數目方面，和在強迫日漸增多的勞動人口生活在稠密和不衛生的城市內方面機械的影響時，機械對勞動階級的純利是可以有疑問；却機械的發達彰明地有機械勞工間增進的物質上享樂標準伴隨着，如果客觀地計量他們的享樂。

不問關於增大的勞動強度的影響和機械的間接影響應實行如何的核算，最多數的證據却明白地表示出：機械運轉工比他們所替代的手工勞動者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住得好些；及機械能率和複雜性的增進有實際工資的提高伴隨着。最良的機械為牠們經濟的利用必須使與牠協作的工人享有適當的生活標準，並且我們可以豫想每個產業內機械的更進的發達含有這個享樂

標準的更進的增高隨伴着；儘管我們不應推斷：工人間這個享樂標的自然和必然進步沒有一定
的限界，及這個進步是平等地適用到一切產業和一切國家方面。

所以一種一種的產業既然相繼地服屬機械生產的支配，機械發達的趨勢顯應可以必然地
促進勞工階級間享樂標準的一般向上。這樣實際的事例極可以是，機械的純影響是在向這個方
面進展。但我們不應忘懷機械生產的增大的展布顯然沒使益多的勞動人口從事機械運轉。事實
上，如果我們以發達最高的紡織業的最近歷史判斷起來，那麼，我們應能預期：機械牢固地把握着
一切容易利用常規生產法的產業時，直接從事機械運轉的勞動人口全體的比率將繼續減少，在
不容易利用機械的運輸和分配產業的部份方面和個人的業務方面勞動人口全體的比率將日
更加大。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不能把需求更緊張和更有效能的勞動的機械的進化視爲勞動階
級全體的享樂標準方面必要的改善的充分保證。簡單地說來，我們沒有任何證據來表明，店員、書
記、教師、公共汽車夫、代理業者、堆棧夫、船塢工、巡警、夾肉麵包工和其他種種在產業社會內比例上
日更增多的勞動者這幾等人的物質上享樂標準方面一種提高，將有他們的勞動能率方面一種

大的增進伴隨着，這種增進足以刺激起連續的這樣增進。舒耳泗·革維尼時和別的人們在標準的機械產業內探求到的自動運動沒被證明為適用到產業全體；並且機械發達的趨勢如果是吸收增多的勞動，益少的勞動者，那麼，勞動階級的將來大希望便不能夠奠基在機械產業內獲取高工資的運動上。

第九節 高工資的經濟決定於消費

儘管人們不能信賴生產者的個人利己心，除在某某產業外並到某一點，會助長工資的增高；卻消費者的集合的利害比個人的利害更堅強地扶持「高工資的經濟。」我們曾察見：有些階級因自己日常的健全欲望業已充分地滿足不肯行使多餘的「消費力」並主張貯藏在不必要的資本形式裏面的，所有過多的「消費力」直接地造成資本和勞力的緩慢使用。如果產業勢力的作用把「消費力」的增加部分投入勞動階級的掌握中，勞動階級不在延遲消費的狀況下使用牠，祇使用來提高牠們的物質和精神享樂標準；那麼，勞力和資本的更充分、更正規的使用必發生出來。如果更強固的勞動組織能夠增高工資，更高的工資被使用來需求更多、更好、的消費品，那麼，

對資本和勞動的能率一種直接刺激力是那樣地被適用着。然而真實的論點，我們不應回避。如果富裕階級現時「儲蓄」的購買力以較高的貨幣工資方式移轉到勞動者的手中，勞動者又沒使牠來增高他們的享樂標準，但把牠「投置」在種種資本形式裏面，那麼，任何對產業的刺激力都會沒被供備出；一個階級的「儲蓄」會移轉到另一階級的手中，過剩的儲蓄會有限制產業的作用恰如牠現在有這樣作用似的。儘管我們會欣慶地觀看勞動階級握有社會方面有用的資本形式的增加部份，卻這個單單的移轉行爲，即使被完成着，也不會對產業全體供備任何刺激力。從社會的觀點說除現行消費的平均標準方面一種增高外沒有別的事物能夠刺激產業。如果我們明白地認知對商品的需要是對資本和勢力的使用的惟一需要，而這個需要又不僅決定在什麼特殊的方面生產的這些必要物（資本和勞力——譯者）將被適用着；那麼，我們察見我們產業的將來希望大半仰靠這個確實的信念，即勞動階級將不使用牠們較高的工資來從投資收取利息（這是一個自殺的政策），但祇使用來以當時地滿足潛伏在「低率工資經濟」下的一切健全的肉體和精神欲求提高牠們的生活標準。新的良好欲求的滿足，因以更多的希望和利益賦予

人生，將使一切聰智勞動者的努力更有效能，因配分需要在更多的種種商品上將更充分地利用自然和人爲的富源，因糾正從購買力的不平等發生的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將以勞動的充實性和規則性「正當化」高率工資。但我們應明白地認知「儲蓄」當作勞動階級的道德性看來，縱然可像是堪慶幸的，卻儲蓄的任何廣大的實行將必然毀滅剛纔述說的經濟利益，如果牠（這個廣大的實行——譯者）是在現行消費的增高前並工人寧願牠而不願這個增高。慧智的勞動階級在他們努力於「投置」增加的工資的任何相當部份在產業裏面前將主張利用初期加多的工資來增進他們自己和他們家族的肉體上和理智上效能，恰如慧智的個人將察見他不能夠「儲蓄」直到他關於供養家族使具有充足的肉體效能已十分準備妥善時似的。古耳德極明晰地，極確實地論述這點：經濟上收益小時，儲蓄謂相對地低下的社會生存程度。吝嗇人民決不會進步的，原則們在生產方面也不是有效能的。人有夥多欲望——不是奢侈的狂妄欲望，是真正適當上他的欲望——的，會勤奮地操作來滿足他的意願，他是有雇用價值的人。令經濟學者仍教示儲蓄的效用和必要，但也令社會學者一樣固執地主張實行經濟致使在十九世紀妨害勞動階級的文明與其

他階級的文明一致地增進，這是道德上不公的政策，產業上惡劣的政策。我不掉嘆美國勞動者不儲蓄更多。我且還確信如果我在大陸訪問的許多勞動階級團體在社會方面是更野心的（儲蓄更多的——譯者），那麼，從急進學說發生的危險不會更少。幾年前我曾遇見的很多聰明製造業者之一告訴我，他是很願意對他的勞工給付更高的工資，如果他們將要正當地花費過多的金錢，不把牠貯藏起來。他知道既然惟新欲望的滿足能誘起別的欲望，結局他將因給付更高的工資獲得利益。（E. R. I. Gould, "Contemporary Review," January, 1893）如果有空論的經濟學者仍主張「商品的需要不是勞動的需要，」那麼，可以叫他記憶着一個曲論不必然是真實的事。實上這個特殊的曲論，我們察見有杜撰的推理和道德的偏見的一種結合扶持着牠。經濟學者間日益有力的意見是轉而在經濟理論方面參合實業界決未與乖離的確實的經驗上判斷，即高消費率是進步的產業的最穩妥保證。高工資將由增進的消費對產業有刺激的作用，這個信念，就是「高工資經濟論的」最確實的擁護者。勞動階級，特別是在美國和英國的，表示他們愈益趨於把他們更高的工資花費在進步的消費方面。這個趨勢的穩定的作用大半決定勞動階級和一般產

業的將來經濟運命。

第十五章 近代產業對於消費者的勞工的影響

第一節 各別的勞動階級從物價的跌落得到好大的利益

我們考察機械生產對從事一種特殊產業的一羣勞動者的影響時，不限定到探尋單獨這一種生產部門的方法和技術、改善的影響。別種產業內採行的改善反映在零售價格的跌落上面的，他們以消費者的地位能夠均沾着。既然所有英國工人都消費麵包，那麼，他們因使麵包價格低減的新工廠機械的發明或新美國鐵道的修建都蒙受恩惠；既然一切都消費靴子，那麼，不僅在製靴工廠內收受較高工資的一些職工，並且一切能購買較廉靴子的工人，都因製靴機械的採行獲得利益。

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趨於在好大的程度內，使勞工以消費者的地位蒙受恩惠？經濟理論，關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頗貼近地與經驗一致。每一部份的勞動階級在消費者的

地位，比照他們的收入超過不熟練勞動者的生存維持工資的數目，從改善的生產方法獲得利益。工資高的機械工獲得最大的利益，被剝削的勞動者獲得最小的利益。每週收受四十先令的勞工從生產成本的一般低廉獲得的利益遠比每週收受二十先令的勞工所獲得的兩倍為多。為什麼是這樣，是有種種理由的。

(1) 在有一種時常供給過剩的勞動競爭所視為在任何特定的時候一定雇傭數量的場合，工資的決定與勞工階級的最低生活標準頗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一定或習慣的貨幣工資沒決定牠（他們的工資——譯者）。這特別是大城市的「血汗」產業內實際事例。在這樣的場合機械和產業方法的改善使這個勞動階級「生活標準」的範圍內物品價格低下的，是容易迅速地反映在對這樣低度熟練的勞動給付的貨幣工資的跌落上面。換些話說來，「生存維持工資」不因屬於這個勞動階級享樂標準內的物品的價格低落獲得利益。

甚至在最下級勞動方面也無疑地有一種趨勢固執地保持從前的貨幣工資，因此幾許提高實際工資的標準；但這個惰力（從前工資的保持——譯者）往往被壓倒，貨幣工資也隨物價減

低而下落，如果這種勞動者的競爭是最激烈。我們進而研究熟練工資和組織較高的勞動者時，察見他們比較上不易遭受直接不間斷的競爭壓迫，因沒有現在一種慢性的供給過剩的勞動在那裏。從這樣的情事說零售價格的跌落不必然或迅速地被貨幣工資的任何相應的低下伴隨着；而且一個時期所享受較高的實際工資的結果以較高的習慣的享樂標準方式深印在他們的心坎上，並強固對削減貨幣工資的任何企圖表示出的抵抗力，即使這個企圖是在一種供給過剩的勞動存在時被實行着。一個勞工階級能比照牠所得高率工資所受高等教育和所有高級組織，獲取改良的機械對消費者給與的恩惠，因牠是更能抵抗據獨立於貨幣情事外的享樂標準決定工資的經濟趨勢。在工資最低和彼此間競爭最烈的勞動者因價格的跌落會蒙受恩惠的範圍內，這是因較良善的雇主階級和反對減低貨幣工資的公衆方面同情心的壓力，即使在較少的貨幣量將購買到較大的貨幣量從前所購買的那樣多物品時。

(2) 收入愈小，花費在這些商品上的收入比率愈大，這些商品的成本和價格受機械的影響比較爲少。機械生產以牠所造成的物價下落直接比照民衆的收入使民衆蒙受恩惠。價格跌落最

速的商品就是機械生產最廣大地侵入的奢侈品和享樂品。勞動階級中的貴族，因他們的享樂標準包括鐘表、鋼琴、書籍和自行車，物價的跌落會使他們遠比那些必須花費一切工資在生活必需品的購買上的人們獲得更多的利益。前一種人的利益是多樣的、廣大的，後一種人的利益是限定到麵包和其他食品的低廉方面——這樣的利益在以改良的生計的情況被衡量時無疑地是多大的，但在比較近代生產對蘭加州工廠的家族所賜與增大的購買力，即每週每家約三鎊或四鎊時便是微小的，且因收入的增大的部份在城市職工的場合花費在房租、菜蔬費、牛乳費和其他價格增高的商品上面牠（後一種人的利益——譯者）的大部份被抵消了。

(3) 高工資的職工一般地工作最短的期間，低工資的工作最長的期間。短時間的利益，在工作短時間的勞動者說牠沒被增大的勞動強度抵消的範圍內，含有愈能從他們的工資獲得最大利益的意義。愈長的閒暇能使勞動者從他們的消費獲得最大利益；他們能愈慎重地花費他們的工資，愈不易直接因過度勞動的反動作用被誘引來濫用他們的工資，並能從他所購買消費品的使用獲得更充分的享受和恩惠。增多的最低廉的、本質上最有價值的商品，即具有理智、技術和

精神性質的商品，僅能被這等工人有利地消費着，這等工人比我們城市內多數低度熟練勞動者有更多的閒暇供他們的消磨。

第二節 增多的分配工作抵消一部份機械生產的經濟

如果我們比較工資的統計，我們將發見，貨幣工資的比例上最大的增高是在有高度組織的產業方面，並勞動者以消費人的地位從機械收受的恩惠大率落在同一種類的勞動者頭上。

但我們不應推斷改善的生產方法由競爭對消費的公衆給與牠們的恩惠全部。反之，機械生產的經濟當中許多不能在零售價格方面行使全部的勢力。這是有兩種主要的原由。這兩原由之一，我們業已充分地注意到，牠就是的資本家的有定獨占形式的發達，這些獨占形式在商品生產內的一點方面（在商品生產歷程當中一種歷程方面——譯者）取得在自由競爭下會由較低廉的零賣價格移轉到消費人手中的利益做牠們較高的贏利。第二原由就是分配階級的異常發達，這些分配階級的增加因機械的經濟施加制限在抽取（農業——譯者）和製造歷程方面能有利地被使用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之上。日更增多的產業工人以分配工作的細分獲得生活，這個

細分被實行到遠過社會效用的限界以外。因爲一方面在製造業者和運輸業者的競爭日更限定到少數的大企業方面，這些大企業因牠們聯合的生產力大大超過有利價格下的消費致更激烈地相競爭時；越多的勞力繼續地被使用到每個商店企圖以損害別個商店爲自己取得營業的最大部份方面。在別一面，增大的資本和勞力，因擯斥在製造業內有效或有利競爭以外，謀求被使用到分配產業的這些部門方面，這些部門內新加入者有較好的機會並以地方的位置或其他方法有分得現行的分配營業量的機會。所以躉賣價格的跌落不常常反映在零賣價格的相應的跌落上面，因爲零賣業的競爭，如彌勒(J. S. Mill)所明白地認知，屢屢祇是把高價格的利益配分在益多的販賣者間，並沒使價格低減。(“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k. II, Chap. IV. §3)

第三節 最低的勞動階級從機械生產獲得最小的利益

熟練機械工與普通勞動者的經濟地位間廣大的差別指明經濟學的文章中所常發見機械對各勞動階級狀況的影響的議論是如何錯誤的。過去五十年間勞動階級進步的比較敘述，以爲勞動階級的貨幣工資，如把各種職業內多數的工資增加平均起來，顯有一種增加，並又把這個增

加化爲實際工資而沒多少考慮到各別階級對工資的各別使用；這樣敘述的提示就是以非科學和有損害的方法研究最重要的經濟問題之一。機械生產對視作生產人和消費人的熟練機械工與普通勞動者的影響是顯有廣大差別的，且又趨於在這兩種階級間享樂標準方面有廣大的差別。這個差別還更擴大，因機械和大規模產業授與間接的助力給熟練勞動者來團結並來屢屢以此獲得比經濟上所需要來購買他們的有效勞動的工資還更增高的工資。在別方面日增的社會公衆間益盛的人道情感和雖暗昧而卻真實的社會正義情感，能使低度熟練勞動者獲得比僅經濟競爭的作用所能使他們達到的生活標準還要高的生活標準。但對這個情事適當地參酌後，我們不得不斷言，機械生產的利益在關涉着實際工資的增加的範圍內大率被熟練程度高和工資收入大的勞動者取得到手，及勞動和工資的性質下落（勞動的熟練程度愈低和工資的收入愈小——譯者）時，從生產力的無限增大產生出的比例上利益迅速地減少，最低的勞動階級不過獲得極微小的一份利益而已。

第十六章 人民的職業

第一節 英國國勢調查指明的職業的推移

職業比較統計的研究就是關於近代產業主義影響的最有價值的報告資料。這個研究，像其他每種統計的研究樣，是充滿着缺陷，各欄數字和百分率所暗示外表的正確在將收集和分類的
方法詳細分析時便消滅了。但這些錯誤縱然使許多關於變動的性質、和大小、的特殊結論，喪失效用，卻牠們沒在同一的程度內影響奠基在多數累積的統計例證上的一般判斷。

有昭著的一致數字例證明示在近代產業力的壓迫下職業的擴大或縮小方面某某重要的趨勢。

過去五次英格蘭和威爾斯國勢調查內總括職業表把被雇用的人口分列在下記的一般項
目下：——

英格蘭和威爾斯——總括職業表

	一八六一年	一八七一年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一年	一九〇一年
1 專門職業	四八一·九五七	六八四·一〇二	六四七·〇七五	九二六·一三二	九七二·六八五
2 家事	一·三六七·七八二	一·六三三·五五四	一·八〇三·八一〇	一·九〇〇·三二八	一·九九四·九一七
3 商業	六三三·七一〇	八一五·四二四	九八〇·一二八	一·三九九·七三五	一·八五八·四五四
4 農業和漁業	二·〇二〇·四五四	一·六五七·一三八	一·三八三·一八四	一·三三六·〇四五	一·一五二·四九五
5 工業	四·八二八·三九九	五·一三七·七二五	六·三七三·三六七	七·三三六·三四四	八·三五〇·一七六
有業者總數	九·三二二·三〇二	九·九二七·九〇三	一一·一八七·五六四	一二·八九九·四八四	一四·三三八·七二七
人口總數	二〇·〇六六·二三四	二三·七二二·二六六	二五·九七四·四三九	二九·〇〇二·三三五	三二·五二七·八四三
從前次國勢調查後 人口增加率	一一·九〇	一三·三二	一四·三六	一一·六五	一一·一七

在這些總括的數目中顯現出的主要趨勢——即農業方面職業的相對和絕對減少，家事職業的相對減少，工業方面職業的中庸的增加，商業方面職業的極大的增加和專門職業的極大的

增加——可更有益地研究着，如果更完全地分析一九〇一年的國勢調查（看 *Qd. 2174 p. 132*）明述過去三次國勢調查內主要小項目下使用的每百萬人的比率，並區別所表示出增加趨勢的與所表示出減少趨勢的。

農業方面有業人口的相對減少，不是穀物法律廢止的結果。英格蘭和威爾斯一八五一年國勢調查的報告呈示出下記的百分率的比較表：——

一八一—	農業三五
一八二—	三三
一八三一	二八
一八四—	二二

此外我們可附加上從隨後幾次國勢調查得到的最近概算，這些概算，儘管是據多少不同的標準計量的，卻表示出同樣的一般趨勢：——

一八五一

二二·五

一八六一	二一·二
一八七一	一六·八
一八八一	一三·八
一八九一	一一·六
一九〇一	九·五

我們現轉而研究自由職業階級，首先須注意從事中央或地方公職的人口的增加，這個增加的百分率在過去十年間為三十七又小數三，或比人口增加率大三倍有零。從民間「自由職業」說，教會和法律方面職業（除開較低級的部類外）不能與有業人口有同一速度的增加；醫藥方面增加比有業人口為速，但牠的最大增加是看護婦和醫藥業的附隨職業者的增加。教師和工程方面職業有中庸的增加，略比有業人口總數的增加為速，比例上有極大增加的職業是在「技術、音樂和戲劇及「展覽」和「競技」的項目下，所應叫做「文學」和「科學」方面少數的職業人口比例上也有極大的增加。換些話說來，附屬於自由職業的階級和從事供給奢侈品和娛樂品

的階級在「自由職業」者中增加最速。

家事方面職業比例上減少了，這大率因從事產業上職業的機會對婦女開放了，也一部份因「就學年齡」的增高。在一八八一到一九〇一的二十年間家用女工僅增加百分之八又小數二，但全人口的增加率爲百分之二十五又小數二。

最顯明、最昭著的趨勢之一就是商業方面每一部類職業的迅速發達。英國國勢調查內商業階級差不多完全組成於書記、會計員、經紀、代理業者、行商、拍賣業者，及從事銀行和保險業的人們。主幹的大商人，販賣者和購買者，最多數的零賣商都是被擺在關係他們所交易貨物的「工業」的各部門裏面。這個分類法妨止國勢調查提供出商業方面職業增加的正確的或完全的計量。但在最近數十年間這個階級的增加率遠超過「工業」階級的增加率，在一八八一到一八九一年的期間牠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十二又小數八，在一八九一到一九〇一年的期間爲百分之四十四又小數六。過去十年間在日常商業方面商業事務員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十七又小數一，行商人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十六，他們兩者的增加率或約四倍有業人口的增加率。在同一的期間銀行

業、經紀業、和金融機關業方面職業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四十三又小數，保險業方面為百分之七十九又小數四。

儘管把販賣人與製造人分開就不能忠實地敘述零賣業內雇傭狀況，卻有够多的數字可利用來確示零賣業方面職業人口增加率比工業的「製造」部份方面為速。

沙爾·布德 (Charles Booth) 分析一八四一到一八八一的四十年間的國勢調查，指明出版賣業方面職業人口比例上愈益大增重要——

一八四一	五·三%
一八五一	六·五%
一八六一	七·一%
一八七一	七·八%
一八八一	七·八%

最近國勢調查慎密地計量零賣業方面職業人口，以為這個數字是百分之九又小數五，店商

階級總數爲一百三十五萬八千五百人。

一八九一年的國勢調查，把販賣人從製造人分別開的多數零賣業方面職業人口拿來比較，指明出牠的增加率爲百分之二十七又小數九，而全部有業人口的增加率祇百分之十五又小數一。

我們從過去三次國勢調查 (Ced. 2174, Table 34) 上職業比較表擇取在幾個工業上小分類下顯明地被區別出的零賣商的數字，就能據這個表所包含幾種樣的零賣事業得到下記的結果，這個結果可當作很爲標準的結果：

有業人口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一年	一九〇一
	六〇九·一〇〇	七九四·三〇〇	九二二·七五〇

我們從國勢調查的觀點考究工業和商業階級，就察見商業階級的增加率是比工業階級的增加率顯著地、堅定地大些。如果從工業階級把零賣商拿出來，放進商業階級裏面，那麼，「販賣人」或「分配人」的日快的增加率，與「製造人」或「生產人」比較起來，還會更爲彰明。

我們現在轉而研究包括製造業、採礦業、和建築業的工業集團方面職業人口，就發見儘管工業全體方面雇傭比率有顯著地繼續地增大，卻這個增大大大率屬於採礦業和建築業方面。我們如果把製造業這個名詞從普通意義講來，那麼，我們沒發見牠在最近幾十年間牠所提供雇傭的比率方面有所進展。沙爾·布德的最近調查（“Occupation of the People”）表明這個雇傭比率迄至一六八一年有增加，從那時到一八八一年就減少了。

他明述製造業內使用的人口百分率如下：

一八四一	二七·一%
一八五一	三二·七%
一八六一	三三·〇%
一八七一	三一·六%
一八八一	三〇·七%

儘管最近國勢調查的報告沒在使我們能繼續沙爾·布德的表解形態下呈示出統計表；卻

一個表比較一八八一，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的國勢調查的，因擇取判然的製造業集團，使我們能够察見製造業（建築業或除外或包在內）沒使用有業人口的任何顯然增大的部份。

製造業方面雇用人員對於滿十歲以上的人口全部的比率，如下所列——

一八八一	一八九一	一九〇一
二一·五四	二一·八九	二一·七三
二五·五〇	二五·四九	二六·一八

如果把包含在這裏面的販賣階級除開，那麼，沙爾·布德所表示的發生在一八六一與一八八一年間那個減少似乎或會被證明是繼續的。

第二節 興隆的製造業與衰落的製造業

我們如果更精細地幾個製造業集團方面雇傭狀態的變遷，那麼，我們將察見製造業全體在牠們所提供雇傭的比率方面幾是沒有變動的，但有些種類的製造業是增進的，別一些是減退的。紡織業和衣服業是減退得最爲厲害的製造業部門。但金屬、船舶、盜器、木材、食料，等等有中庸

的增進，貴金屬和樂器、車輛、化學製品、印刷有巨大的增進。我們如果還更精細地研究國勢調查統計表上小分類項目，那麼，我們將察見製造業的基礎和粗製歷程方面重要性沒變動或有減少，但製造業的完成歷程方面，特別是那些關係着製造高度專門化的商品的歷程方面有增高。從金屬業說，一方面歸入「鐵和鋼」的項目下的更基礎、更一般的部門在一八九一到一九〇一年的期間提供的雇傭的比率僅增高百分之十又小數三，小分類項目下的引擎業和機械製造業所提供的增高百分之六十七又小數四，（但這個增加中一部份當是因國勢調查統計表方面更充分的正確。）別一方面那些關係着黃銅、鎳和電鍍金版三者製品的產業所提供的有巨大的增加。電氣用具、各種科學、醫療和音樂方面器具，及一般歸入寶石業項目下的產業，也表示出在較為精巧和較為後期的歷程方面吸收比較的大部份有業人口的金屬業內同一的趨勢。

「紙、印刷、書籍」的這個部類也表示出同一的趨勢。這個部類中增加最速的是在印刷、石版、裝訂、等等歷程方面；增加最慢的是在製紙工業方面。

在紡紗業和織布業的粗製部份方面有業人口一般減少中，紡織工業內獨能保持自己地位

的商品種類方面有業人口就是使用在「苧麻、黃麻、繭絲、繩、蓆、篷布、帆布」次要的製品方面的。「衣服」這一部類方面在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間使用的人員會有積極的減少，如果牠沒因種種「販賣業」和小雜種製造業包括在裏面維持着自己地位。這個部類中各粗製業方面有業人口增加率也顯著地減小。又在「食物」這一部類中有業人口增加最速的，是在糖果、果醬、醃漬物、香料、鑛水方面，是在販賣人包括到「製造人」裏面的其他工業方面。至於「火酒、食所和宿舍，製造歷程所提供雇傭的比率不能與人口有同一的增進；惟在分配的商業和零賣的歷程方面有業人口會真實地加多。製造品方面雇傭人口增加最速的例子是在寶石、印刷、果醬和醃漬物、汽車、電氣用具、油布、薑汁皮酒、印度樹膠、藥物、爆炸物、家具和裝飾品方面。

兩個重要的「製造業」集團在牠們所提供雇傭的比率方面表示出最顯著的增進的，我們須各別地考察一下。

第一就是關係住屋，即住屋的建築和家具的工業集團。在一方面人口的更大的流動性，大城市的增多，對較多、較良的住屋的需要，為教育和其他公共目的使用的公共建築物的發達，四者曾

使對建築勞動的需要增大；別一方面機械的使用比較上不充分，機製材料對手製材料的代用也比較不廣大，兩者使這種需要的應付不得不仰靠增大的勞動供給。

儘管前兩次國勢調查的數字，因第一回調查把包含在第二回的多數「一般勞動者」除外，不能正確地被比較；卻在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間已建築的或建築中的住屋數目增加百分之十五又小數五，這個事實，足夠證明這個工業的進步。在建築業的一般項目下還包括在廣大的範圍內附屬於轉運業的「土木業」。

第二就是關係水陸運輸用的舟車製造的大進步的工業集團。陸上輸送用的車製造業固然包含新自行車和汽車工業在內，牠們的發達甚至凌駕造船工業的發達。下列的數字表示前兩世紀間（滿十歲的）每一百萬人口中這兩種工業方面有業人口的增加數：

	一八八一	一八九一	一九〇一
車輛	三·二八〇	三·六九四	四·六七九
船舶	二·八〇一	三·一六二	三·四二一

這個船舶和車輛工業的大進展足引起最重要的職業推移當中一種推移，即運輸業部類方面有業人口的莫大增加。如果我們把從事或贊助鐵道業務的某某勞工集團附加到國勢調查內運輸項目上，那麼，我們發見前三十年間運輸業內有業人口的百分率是如下所列：——

一八八一	一八八二	一八八三	一八八四	一八八五	一八八六	一八八七	一八八八	一八八九	一九〇一
四·四	四·九	五·五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一	四·一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六	四·六
四·四	四·四	四·九							
四·四	四·九	五·六							

（沙爾·布德解剖的一八五一到一八八一年運輸業的殊別分類包含這裏略去的各要素）。

運輸業中，除開互二十年間絕對的雇傭量略微減少的一「海上、河川、運河」三小部類外，每一小部類方面雇傭的數量都有重大的增進。但這個不列顛雇傭量（三小部類的雇傭量——譯者）

的減少，有不列顛船舶內雇傭的外國人的多大增加伴隨着，這個增加總數從一八八七到一九〇二年遠比船舶噸數的增加為速。(Statistical Abstract, CQ. 1727 p. 193)

第三節 在美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典五國方面職業的類似推移

美國職業統計顯示出許多與大不列顛相同的一般趨勢，即農業方面雇傭比率低減，專門職業階級、商業和「高級職業」（教師、醫師、律師三種職業——譯者）方面大增高，採鑛業方面大進展，以及前十年間製造工業和機械工業階級的初期比率的上升停止。

下表指明最一般的變動趨勢：——

有業人口總數的百分率

農業	一八八〇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高級職業	四四·三	三七·七	三五·七
家事和個人的業務	一九·七	一八·六	一九·二

商業和運輸業

一〇·七

一四·六

一六·四

製造工業和機械工業

二一·八

二五·〇

二四·四

小部類變動當中許多也類似那些在英國發生的變動。

高級職業內教師、醫師和律師階級也有同一的非常增進。商業階級的加多，特別在關係銀行和保險業的職業方面並因事務員、簿記員、會計員和行商數目的巨大增添，顯明出來。最大部份的人們從事客貨和消息的轉運的，特別是那些關聯着市街交通事業及電報和電話業務的人們，表示出異常的增加。但貿易者、躉賣者和零賣者，沒如在英國那樣迅速的增加。

製造業和其他生產業中晚近最速的增加就是在鐵、鋼、和機械業中，在綿業、襪業、絲業中，在紙和印刷、玻璃、油、化學品，和少數次要的製品中。在提供的雇傭比率方面減少的製造業中有許多建築業和食物業，釀酒業和蒸溜業，表和鐘製造業，貴金屬業，及多種紡織業。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間雇傭量的絕對減少是在製靴業和一般皮革業中，在羊毛和氈毯製造業中，及在最多數的木材、磚、瓦、和麵粉工業中，顯現出來。採礦業中雇傭量有莫大的增加，十年間從三八七，〇〇〇高漲到五

六四,〇〇〇人。

一八六六和一八九六年法國國勢調查所提供職業推移的惟一可利用的比較,明示出同樣的一般趨勢:——

職業 (註一)	有業	人	數	百	分	率
農業	一八六六	一八八九	六	一八六六	一八九六	四七
工業	四·七一五·八〇五	六·三七三·二三九	三四	三四	三五	
商業	五七二·八一六	九一六·五三二	四	四	五	
(各種)高級職業和運輸業	四八八·六三〇	九七一·四三三	三	三	五	
自由職業	九一四·〇三四	一·四〇五·三八二	七	七	八	

註一 這個表從法國一九〇一年的“Résultats Statistiques de Recensement” Tome

IV. 纂輯來的。

註二 爲比較一八六六與一八九六年應對一八六六年加上的一百萬的家事方面雇工。

我們如果更細密地分析這些概括數字，那麼，就發見自由的或工業的「專門職業」階級、商

業和運輸階級、製造業中金屬和食物工業階級都有迅速的進展。

我們把德國一八八二年與一八九五年的兩大產業上國勢調查的結果比較一下，就可看清

楚德國職業的變遷（“Statistische Jahrbücher,” 一八八五和一九〇四年）：——

職業	業有	業	人	數百	分	率
農業和漁業	一八八	二一八	九	五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農業和漁業	八·二三六·四九六	八·二九二·六九二	四六·七	三九·九		
工業和礦業	六·三九六·四六五	八·二八一·二二〇	三六·二	三九·九		
商業和運輸業	一·五七〇·三一八	二·三三八·五一二	八·九	一一·二		

家事職業	三九七·五八二	四三二·四九一	二·二	二〇·七
文官和武官	一·〇三一·一四七	一·四二五·九六一	五·八	六·八
	一七·六三二·〇〇八	二〇·七七〇·八七五		
無業人數	一·三五四·四八六	二·一四二·六八三		

小部類的數字顯示出職業的變遷，有與我們對英國國勢調查的分析所指明的較大的變遷非常相類似的趨勢，即一方面職業數量在採礦業、金屬業、建築業中，在運輸業和販賣等中，在化學製品、印刷和美術業中，在保險業中，有同一的大增加，別一方面在紡織業和衣服業中有相對的減少，農業中所提供的絕對雇傭數量實質上沒有變動，但比例數量迅疾地低落。

我們欲拿發達較遜的國家比較上述四個最大、最進步的產業國，可採用下列的奧地利和瑞典公家統計表指明牠們的職業趨勢的：

奧地利

百分率

農業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六二·五

五八·二

製造業

二一·二

二二·三

貿易和商業

六·二

七·三

官吏和專門職業

一〇·一

一二·二

瑞典

百分率

一八八〇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農業和漁業

七一·八七

六〇·九二

五五·三二

工業

一四·七一

二二·七二

二七·〇八

貿易和運輸業

五·〇六

八·九二

一〇·四七

公職等等(包含專門職業在內)

八·三六

七·四四

七·一三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第四節 職業推移的一般公例

一切這些國家的職業統計都表示出幾種共通的趨勢：

(1) 農業的重要性相對地減少，在有資本主義產業的早時發達和人口稠密的自由貿易的英國內農業方面使用人迅速地積極減少，在每個別的國家內農業方面使用人也重大地相對減少，不管牠們有關稅政策、稠密人口、借地法、或製造業的發達。農業的保護與小地主的多大保存——例如在法國和德國是——相結聯的，農產品的大輸出貿易的握有，例如在美國是，使那個趨勢的活動遲緩，但沒有抵消這個活動。

(2) 運輸業和（躉賣、零賣）分配業方面及附隨的建築業、車輛製造業、電氣工業和其他製造工業方面雇傭量都有異常迅疾的增進。

(3) 在煤鐵的大礦床存在的任何地方礦業的雇傭量都有大增進。

(4) 在雇傭的數量方面粗製工業或基礎的製造業，特別是紡織業和衣服業，與消費的精製品的製造業比較起來，有相對的衰減。但奢侈品業，或附隨美術業和專門職業的產業呈現出增大

的雇傭比率。

(5) 在差不多每一場合從事公職、專門職業、和非物質生產的其他部門、的有業人口的比率迅速地增大。

(6) 退休和無業階級的比率增大。

現在這些變動，顯然一部份是因機械的改善的經濟和伴隨的勞動組織，完成的資本主義進化的表現。在機械最完善地、最一般地被應用的地方，例如在紡織業和其他基本製造業——如製麵粉業——的主要部門是，我們到處都看見職業數量有相對的減少，在幾個場合還有積極的減少，儘管存在着關於這些物品的大輸出貿易。次要的工業，特別是那些關係奢侈品和其他貨物的供給的，吸收製造工業階級當中日益增大的部份；這些物品的需要隨時式、季節、或嗜尚而變動，或這些物品的生產的方法方面迅速的變遷妨阻昂貴機械的多大的使用。但製造工業全部沒有進展，或無論如何沒有像運輸業和商業那樣迅疾地進展。這個情事顯然一部份因機械和近代資本主義的常規的經濟比較上鮮適用到運輸業和商業方面。躉賣或零賣的商業使用的固定資本數

量遠比製造工業使用的爲少；儘管機械形式方面固定資本的比率在運輸業的主要部門中是極大的，卻這些產業內僅僅比較上小部份雇工直接從事於運轉機械，最大部份從事於機械經濟祇略微適用到的附屬作業。在大多數國家內採礦和建築職業的比例上大增加還是一部份因這些作業中機械的使用比較微小；儘管採礦業內碎煤機和其他掘鑿機及坑內運搬機的使用，及建築業中調製鋼、木林和其他機製材料，可使這些產業內直接使用人的增加衰減下去。

專門職業和從事生產業務或非物質財富的其他階級當中最多數階級，兩者的迅速增大顯然是大部份因這些生產方式的本來的個人的經濟。

家事務對有業階級全體的比率的減小，在英國和美國表現出來的，初看起來像似與資本家經濟的很重要的因果關係相矛盾。但我們熟察時，將明曉在這裏有些減少是因從工業和商業方面職業中婦女的增大的使用所發生家事務的供給的減少，同時這個減少的更直接的根源就是機械工業從家庭移徙開早前在家內操作的洗衣、煮飯、打掃、縫紉、等等歷程中許多歷程並執行這許多歷程。這是我們人口的日益增大的部份所過城市生活的最昭著的經濟之一。

第五節 職業一般推移的說明

然而機械和科學方法的發達不能充分地說明農業方面職業的積極或相對減少。這個減少大體也不因食物供給仰靠外國；因為美國這個大食物輸出者和法國、德國、瑞典，牠們在農產物方面，縱然都差不多是自給自足的，却也表示農業方面比例雇傭量的迅速減少。再者為應付消費者的日增的需要，有利利用肥沃較差的土地的必要，這是與機械和科學的農耕法的經濟相對立的。

我們如要打算說明農業雇傭量的減少，應大注意消費的變遷，不應大注意生產的變遷。每個階級或每個國家的消費標準每度增高，都有食物和其他土地生產物對消費全部的比例上減低伴隨着。縱然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幾十年間食物幾吞沒勞動階級中較貧困部份的全部收入，並在上等勞動階級和較低的中等階級的支出內是非常重大的原素；却食物現在在這些階級的享樂標準裏面佔有的地位遠比從前輕微，儘管還是重要的。如果全英國的任何正確的比較消費統計可得到手，那麼，我們將察見全國人民在農業生產的食物和其他原料品上所花費一般收入的比率在過去八十年間是斷然迅速地減小。這關於食物是真實的，也必關於許多種的製造品是真

實的，因國民中各大階級的享樂標準有更甚的進步，儘管就勞動階級說，初期從單單的生存經濟升高的實際工資幾會全使用來需求更好和更繁多的食物及增多的家具衣服和其他製品，卻實際工資的更甚的增高表示出在娛樂、旅行、教育和專門業務方面益大的支出；且又中等階級和富裕階級，把他們日增的收入中愈加大的部份，花費在非物質的消費上面，和在愈高度精製的或美術的物質財富形式上面，這些形式的價值，祇較小的部份，是從抽取（農業——譯者）和機械的歷程得來的。紙張業和印刷業，當作物質商品與理智商品間中間物的，儘管在牠們兩者方面有機械經濟的大利用，卻在每一國內，牠們提供的雇傭量，都遠比有業人口增加得快些；這可以引用來做一個確實的消費變遷例子。如果改善的教育，在任何時，以品質的消費，替代數量的消費，產生出更良的讀書經濟；那麼，紙張和印刷職業的數量，會因而減少，這個減少，有文學和科學上解釋之較高的非物質的技術方面職業的增加，甚或非經濟的思惟技術的代用伴隨着牠。

專門職業階級和商業階級的迅速發展，一部份因日多的人們，有更多的金錢，來花費在這些機械性質較少的職業所提供的業務上面。但這些階級的發展一部份也可視為人爲的澎漲，這個

膨漲因各種社會和經濟情事的結合發生出來。社會對專門職業經歷的尊崇，或反之增大的中等階級間對製造業或商業方面手工或精神的常規生活的嫌惡，以及專門職業教育工具的大擴張，三者招致許多專門職業者的充斥，並引起所常叫做「智識的無產階級」的發達，這個階級包含多數艱苦的、報酬少的、不規則地被雇用的有資格的教師、醫生、工程師、新聞業者和其他著作家在內。

儘管增多的躉賣商、零賣商、代理業者、行商和其他商業階級，被需要來對日增的低廉物質產品數量改良牠們的分配，卻許多這些階級的實際增加，似乎大大超過這個需要以上。一個人，如一個農夫，或其他獨立生產者樣，自己以若干成功的希望，創辦一種製造企業，所經驗增大的困難，驅使愈益夥多的人們，擠入貿易的事業內，在這些事業內，他們以較少和較遜的專門化的訓練，能够因參加任何一種分配歷程內，做商人、經紀人、零賣業者，或一種貿易業或保險業的代理人，奮勉地謀得生活。一個人參加分配競爭，來從別個商店奪取若干營業的機會，比參加一種「生產的」事業容易些。所以在我們許多製造業內，縱然無疑地真真存在着一種過剩的生產力，卻這個浪費，遠

比因分配人的慢不經心的增加，在商事和零售歷程方面所引起的爲小。

第六節 職業進化的基本公例

亘近世資本主義的時代，一國職業的經常發達，似乎是如下所述——這個發達在這一點開始，在這個點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很少數絕對從事製造業或商業；牠進一步提供出採鑛業和重要製造業方面，特別是主要紡織業和金屬業方面，日更增多的職業。牠更進一步成就基本製造業的大經濟，或使這個國家變成粗製工業品的大輸入者，並更廣大地從事消費者商品的製造的最後階段，及關繫特殊嗜好和奢侈的新產業。於是運輸業和商業方面的活動，將佔有愈重要的地位，企業生活的財政形態將吸收增多的精力。關於所提供的職業「販賣業」比「製造業」相對地更重要些，同時與物質商品相對比的非物質商品的生產和分配，也以同一的速度進展——這就是說，技術和專門職業（包含政治技術在內）吸收人口的增大的部份。如果大多數人民的一般消費標準，已達到較緊迫的衣、食、住、需要都滿足了的這一點，那麼，這個標準的一切向上升高，都表示出娛樂、教育、專門業務和其他非物質財富形式的需要日益增大。國民經濟將怎樣迅速地

個進步的途徑前行。這大半決定於特殊的情事。這些情事中，最重要的，就是勞動階級關於獲得資本主義方法所會生產出增多的物質財富一份的相對力量，及外國市場的自由和擴張力。如果全國人民主要部份方面，增高的有效需要，對農產品和製造品提供出大擴充的國內市場，如果同時對國外市場又獲得更大的支配，那麼，生產技術方面雇傭的比率，可以巨相當的時期仍是多大的。在十九世紀初期的三分之二的時間，迅速擴大的不列顛製造品市場，足保持極大部份的人口從事生產的職業，儘管機械成就了勞力的大經濟。在極烈的保護政策盛行的地方，例如在美國、法國和德國，商務和專門職業對農事和製造職業的替代率相當地較低。這三國進入製造業的機械經濟時代，比大不列顛後半世紀，牠們一部份因國內產品替代前從大不列顛輸入的產品，一部份因供應日多的人口的物質享樂標準方面初期增加物，能夠對於人口的日增的部份，供給關於製造技術的職業。

如果一國，大多數人民的物質享樂標準低下，人口益增多並採行保護制度的，進入近世資本主義經濟的時代；那麼，牠可以巨長期間延緩農業和製造業方面職業數量的減少，這個減少是進

步經濟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第七節 職業對國際貿易的關係

這個情事對國際貿易的關係是昭著的。儘管多數共通於各國人民的慾望不斷地增加，這樣設定的國際享樂標準，又供備出國際分工和交易的一個時常增大的基礎；卻在任何時候對真正關於國際貿易可利用的國富種類，都有極確定的制限存在着。儘管改良的、低廉的、運輸和貯藏方法繼續地增加可utilized在廣汎的國際分配方面的食物、原料和製造品數量；却為消費者製造的這些物質財富形式的最後歷程，和分配歷程必然限定到國內產業方面的，在牠們（這兩類歷程——譯者）裏面放入的國民精力的比率，日益增大。再者，運輸業的發達，及技術專門職業和其他非物質生產的部門方面，比例上重要性的增大，更甚地限制應用到國際交易上的國富的比率。如果這些職業內，投入一國人民精力的增大的部份，那麼，本質上從自國以外的源泉供給的，牠的需要總量的比率將要減小。這決不引起牠的輸入品的數量和價值絕對地或比照牠的消費總額減少。這樣一個國家，無論如何，在一個時期可在增大的範圍內，仰靠外國人供給牠食物、原料和粗製品。

在牠能自由出入進步較遜的國家的市場時，牠可因這些輸入的貨物，排棄牠自己的農業，及甚至牠的製造業，這些貨物是消費在增高人民物質享樂標準上面的，是在增大的程度內以高等製造業及各種商業上和金融上業務支付價格的。

儘管理論上不能把任何限制這樣加在可愈益排除原始國內產業的一種輸入貿易的發達上面，卻人們可豫想着：在粗製商品方面既發現國民消費比率的減少，那麼，遲早輸入貿易總額的增進必會被阻止着，因國民收入當中，祇減少的部份，花費在購買外國貨物上面。這個國外貿易的相對重要性的低落，非特沒隱含國家繁榮凋零的意義，且將暗示國家繁榮的增進，指明出——如牠會這般樣——這個國家已很富饒，能把牠的收入的增长的部份，花費在較高的財富形式上面。

大不列顛是在這個進化中發展到最高點的一個國家。在十九世紀的期間，牠的國外貿易史表示：在這世紀的前半期，牠的輸入和輸出貿易價值的增加，遠比牠的「所得」總額的增加非常急速得多，而牠的國外貿易取得日增重要的地位。約在一八六〇年，牠的國外貿易發展的速度，開始遲緩，僅略微超過全國所得總額的增加速率。一八八五年後，國外貿易增加率，與全國所得增加

率比較起來，牠的慢慢低落是可辨識出的。或者似乎大不列顛業已經過國外貿易發達的轉換期，又在將來縱然牠的輸入品的數量甚至和輸入品的價值（及因此牠的輸出品的數量和價值）將表示出繼續的增加，卻這些輸入品將祇構成全國每年所消費商品和業務總數的慢慢減小的部份。

其他先進的產業國中職業統計指明：儘管牠們較後的發達，可使牠們巨若干較長的期間停滯在國外貿易迅速發展的時代，卻同一的公例將支配着牠們的時候是快到了；即牠們國內產業全部，比國外貿易更迅速地發達。

第十七章 文明和產業的發達

第一節 產業結構對牠的環境不完善地適應

迄至現時，近代產業社會，在極不充分的程度內，獲得近代機械和生產方法所能提供的勞役。物質財富的實際增漲，縱然是多大的，卻決沒能與近代科學的發見所給予生產物質商品的無限

增大的力量相配稱，這些發見中一部份的利用，又有從一般智識的數量和自然的支配力的增加所發生利益的極不平等分配伴隨着。再者，機械關於造成毀傷近代產業社會健康的某某物質或道德弊害是直接的動因，這對物質財富的增漲是一種抵消力。

新方法的發見和採用的無比迅速和不規則，使產業社會的結構不能立即適應新環境的各種條件。在近代產業社會內我們察知的患害和缺陷，不過是現時不調整（不適應——譯者）的計量器。

在無意識界和低意識界方面，產業結構對環境的漸進的適應必是遲慢的。但人們當作一個人或一個社會看來，他們自覺的意志，如果能利用來做一種適應力，那麼，進步的速度可無限地增高。人的根蒂深固的習慣，極遲緩地屈服於使牠無用而有害的變遷的環境的壓力下，如果人不能意識地認知這個習慣的無益並鏟除牠，另培植一種新習慣來替代牠。所以這個產業適應作用的遲緩，大部份因近代社會的構成員，沒確切地認明這個適應的必要和重要性。一個社會願導引牠的自覺的意志，來為適應新經濟的條件與建設新社會和產業形式的工作發生關係的，可以造成

這樣的進步，這個進步，縱然迅速，卻可是安全的，因牠不是一種空論的進步，祇是居前的環境變遷所指引到進展的方向的一種進步。

於是乎把這個意識的有組織的努力，因較充分地理解產業勢力，對人類生活的關係所開發並激勵起來的，視作將來產業進化方面增大的價值的決定者；那麼，謀求發見意識的改良的勢力，關於在作用方面，業已研究過的經濟勢力，能夠怎樣合理地發生作用，這當是對於近代產業的一種科學的研究法。

換些話說來，為完成近代生產方法與社會福利間的再調整必要的經濟變革之主要方向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的答覆需要我們以延長過去同一方向的發展到將來，來擴大我們對前世紀產業進化的解釋，結果應這些方向可以與一種合理的社會自相一致的形態證明為適當的。對應付這個需要最便當的、或者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以十分豫測的中庸態度指明出似乎「橫伏」在可利用來完成偉大人類社會目的的產業進步的道路上主要改革當中有些改革。

第二節 私人企業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上改良

如果從經濟的不適應發生的浪費，存在個人創始和支配的現行基礎上種種生產力在產業的各點過度地或不足地應用這個事實裏面，那麼，可願望的改革應視為對產業方面「自由」競爭的更完全的建立有貢獻的。

一切阻害商業自由運行、及資本和勞力移動的障礙的完全破毀，產業上消息的最充分、最廣大的傳播，兩者關於完成自由貿易的個人主義理想都是必要的。產業作用的完全透明性，勞力和財富的完全流動性，會成就商業財富的生產方面不可計量的大經濟。自由貿易者，集中他的注意力，來實現這個財富生產的經濟，沒能充分承認這個透明性和流動性的重要。事實上在一種有限的程度內，他曾認知正確的和擴大的產業上情報的價值，這樣的情報，是自由貿易的理智基礎。但他同最多數經濟學者一樣，未曾充分地實行這個事件（情報的發表——譯者）。從合股企業的擴大所發生股本評價和計算書的增多的刊布，夥多產業新聞紙的發達，政府機關和民間統計家對產業事實的蒐集和傳播，三者，在許多方面都有補益：這是一般地被認可的。但國家關於努力擴張獲得情報的強制力所覲面着極端的嫌惡，私人情報（產業消息——譯者）上的權利所由保持

的極端猜忌心表現出近代產業的真實性質是怎樣不充分地被把握着。在近代商業的複雜情形下，人們應認知沒有一「自我顧慮」或祕密行動這樣物事存在着。任何事件關繫物價、贏利、工資、生產方法、等等的，不會祇涉及單獨一個公司或一個工人團體。每個產業行爲，縱然性質上是瑣細的，是祕密地處理着的，都有一種公共的意義，並必然影響不可數計的人們的行爲和利害。事實上公共利害，大率常常恰正地存於視作最私人的、最週到地祕密着的事件的知識中。然而產業的個人主義觀念非常深固地栽植在實業家的心坎裏面，使公司的信用所依據的重要私事的公開方面任何理想都會像似破壞商業組織的真正基礎。但儘管商業的角逐場中單獨一個公司，在牠公開地經營事業而別的公司很祕密地經營時，會遭遇着失敗，卻這個角逐場中有關涉的社會全體十分顯然將獲取莫大的利益，如果一切公司都是公開地經營着牠們的事業。近代商業社會內許多——如不是最多數——大悲慘事變的發生，確切地因非常顯然應認爲公共利害事件的大企業公司的信用在崩壞前被視作純粹私人利害的事件。產業的複雜性既愈益增大，在每個產業行動方面，公衆和日益廣大的公衆的利害也一樣增大；這個公衆利益的相應地增大的認識和對牠保

證的準備將發見是必要的。私人企業方面產業結構的自然變化，如果牠們的必須的公布沒有提供出，那麼，應當對牠們強制地行使直接公開的檢查。雇主和工人關於宣露重要事實都一樣表示出嫌惡，大部份因他們關於產業行動的性質所懷挾謬誤的觀念，這個觀念的排除教育能有若干力量，但如未排除，那為公衆的利益應行滅絕。

第三節 產業的自由和透明性無能醫治深沉的產業疾病

然而人們不應推想產業的最澈底的透明性，會比妨害自由貿易的政治障礙的排除更為趨於完成健全的社會有機體與機械生產的環境間可願望的調整。完全的自由貿易會補足，助長並利便我們所研究在活動中的這些大經濟勢力的作用，這些勢力就是：資本趨於積聚為愈大和愈少的集團，集中在勞力能在最經濟的條下維持着的地方；勞力相應地但較緩慢地，較不完全地組織為大集團；勞動人口流入城市內，及婦女（在被許可的處所）和幼童益大地被利用來做產業上的工作；企業單位的集團愈大，競爭也愈激烈，耗費在攻擊的商戰上面的生產力也愈增多；從自然、社會、或經濟的源泉所發生的獨占，對個人或階級授與祇消費而不生產的勢力和因他們的消

費指揮大多數勞動量和勞動品質的勢力的，愈益發展。

在一切方面完全自由貿易的澈底實現，沒有任何力量來減少這些勢力的活動，祇足以使牠們的作用更爲非常可驚怖的著明。

產業疲滯中所顯現循環的生產過剩的浪費；物價方面時常增大的變動及勞力和資本的使用方面多大的不規則性所引起的苦痛長時間和過度緊張的勞動，危險和不衛生的雇傭狀況，婦女和幼童的增大的使用，大城市生活的發達四者方面特殊的弊害——這些不是自由貿易和企業活動的公開所能醫治的。

我們曾察見對個人和個人集團及由他們對社會的這些患害，從個人和個人集團的開明自利心的無阻礙的活動自然地，必然地發生出來，這些個人和個人集團因最自由地使用可利用的產業工具爲自己獲取大量的金錢。

這些患害，在形式或大小方面是前兩世紀的特殊產物的範圍內，是大部份可追溯到機械支配的生產方法和使機械握有這個支配力的社會對機械生產物的評價上面去。

設使是如此的，那麼，這個進步要滅除那些患害，並爲人類保證機械的效用，而不致引起弊病的，將存在這兩方面內，這兩方面都是應該研究的：（1）社會對機械生產的充分統制；（2）對機械生產的領域可加適當制限的消費技術上的教育。

第四節 機械生產的公共統制的開始

機械服從一個個人或階級的商業利害方面無約束的指揮的，不能安全地使用來增進一般公衆的福利，這個事實，是已被這般人認可的；這般人承認工廠條例、礦山監督條例的制限立法，及爲防備從近代產業生活的狀態發生的經濟、健康和其他方面災害所實施公共規條的大發達是必要的，是人們所願望的。

這些規條，或意在直接保障一個雇工階級的利益，例如工廠條例，或意在維護消費的公衆，例如攙假品處罰條例，牠們都應視爲含有承認昭明的個人利害與社會應防衛的顯著的社會全體利害間存在着一種真正衝突的意義在裏面。

一切這些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法制正當地被解釋爲對近代生產方法下個人產業上自由

的一種制限。無約束的機械生產，在有些場合，會強制六齡或八齡兒童每天在不衛生的工廠中工作十小時，會突然雇用一羣中國人或其他「低廉」勞工，把習於較高的生活標準的自國勞動家驅逐開去，會容許巧黠的製造家以他們的有害攙假品損害消費者，會強制地以雇主所開設或支配的商店的「購貨單」（工人在這些商店所賒買物品的單據——譯者）給付工資，會強迫工人聚處在極不衛生的巢窟內，並釀起損害國家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疾病。在每一方面，人們都承認，在近代機械生產大體任聽個人企業的指揮的場合，社會必須愈嚴厲地統制這個生產，儘管這個統制的發展曾是不均平，並寧可說是因現實悲慘的壓力決定的，不是因接受公共責任的任何鮮明理論而決定的。

其他對產業上個人自由的制限，包含放任論 (*laissez faire*) 的謬誤的明白認知。國家或地方自治體或社會生活的其他單位經營產業的各種部門，例如鐵道、電報、郵政，這就是明確地表示在這些產業對公共勞務的供給方面不能信賴私利的競爭會促進公共的福利。

第五節 產業轉化到公營的無競爭狀態

國家爲一羣勞工或消費公衆限制或支配的產業，可視爲從私營的競爭狀態，轉化到公營的無競爭狀態。所以我們設使願意確知，社會對近代生產的統制將在好大的範圍內並在什麼樣的方向進展着；那麼，我們須考究業已表現集產主義性質的各產業。我們發見這些產業是有兩類——（1）這些產業，牠們裏面「企業」的規模和結構，使競爭對消費公衆和勞動階級提供的保護或已消滅，或常在停止中；（2）這些產業，牠們裏面過度競爭的浪費和損害，遠勝個人得利的動機的排除或制限所引起企業的損失。我們在「托辣斯」的分析中業已察知，獨占和浪費的競爭這兩特性常常是密切地相關聯着的，浪費的競爭指的是激烈地爭生存的進程，牠的目的和最後結果是在達到獨占這個靜謐的「避難所」。概括地說來，社會的統制，在過度競爭的產業場合，限於雇傭條件和貨物品質方面各種法令的制定。惟獨這些產業，牠們裏面的獨占是對一般和必須消費品的獨占，以此價格的增高遠在競爭率以上也不致惹起有力競爭；牠們是趨於轉而隸屬在公共統制下。既然產業的一般趨勢，在產業屬於機械和方法的近代經濟下的範圍內，或是向浪費的競爭方面進展，或是向獨占方面進展；那麼，我們可判預國家的干涉和經營將繼續地擴張。產業的

這樣增大的社會化，應視爲社會對機械生產的新狀態的自然適應。既然在機械生產經濟下的企業單位，即形成單獨一個「公司」或「企業」的資本和勞力的集團，牠的規模愈益增大，牠的作
用愈益強有力；那麼，牠的私自活動所能引起的社會擾亂，牠的競爭的壓迫所能產生遠被的重大
的結果，在牠的市場領域全部或一部內「反社會地」行使獨占勢力的可能性，三者將必然地增
多。例如在像英、美兩國的國家內鐵道業和海運業，業已達到這樣一個產業發達的階段，在這個階
段從一個路線或幾個路線的同盟對運費率的專橫的決定，或從碼頭夫、鐵道工人、的罷工或雇主
的罷業所發生的社會危險，年復一年地愈被人們痛切地感覺着。特在煤鐵和機械製造的基本產
業方面，在機械運輸業和進化最高的製造廠方面，資本和勞力的迅速增大的組織對雇主團體、雇
工團體或他們兩者的聯合授予一種勢力，使在任何時候關於謀求純然的私利或圖報純然的私
恨、或關於奪取足使他們強固的競爭力或獲得獨占的一種險要地位能以「痲痺」一國產業全部
或一大部份。儘管多數資本和勞力的組織，如有人所常說，可以使產業上爭執比較上不頻頻發生；
卻大多數公衆沒有票決戰爭或和平的機會的，這樣爭執，對他們的影響是愈益重大的。再者，因資

本和勞力的這些私自運動向前進展，在特定產業內以犧牲公衆爲自己取得若干利益的雇主與雇工間聯合行動的可能性，將是產業進化中日增重要的一個原素。

職工組合運動，產業「組合」(partnership，雇主與雇工同做股東——譯者)的種種發達，縱然從許多觀點看來都是有價值的，卻不能救治經濟獨占和經濟浪費的主要形式；牠們祇能移易個人，祇能擴大獨占者的數目，祇能改換經濟浪費的性質，而沒更變經濟浪費的數量。社會在運輸機關的經濟管理方面，有日益深厚和日更重要的利益；這個利益不會比牠在現時情勢下還有更多一點保障，如果鐵道和船塢的實際支配放置在碼頭夫組合或鐵道職工協會的掌握中，或在董事和職工組合辦事員的聯席會議的掌握中。反之，產業內資本和勞動的有力組織比現時更或者會追求一種反對廣大公衆利益的政策，因這樣一種政策或會遠比現時更易成功。

第六節 進步的集產主義的根據

近代產業的性質，根本上愈益變成集產主義的，所以近代產業需要集產主義的支配，這個辯說的意義就是：在近代產業的發達下產業社會全體每個所謂私營企業中和消費公衆的利益是

比牠在從前任何時都要大些，並需要一種保障，即這種利益不應被蔑視。如果這個產業的性質，和牠的發達階段使無不正當浪費的激烈競爭存在着，那麼，這個公衆利益通常能因限制法令的制定被保障着。如果這樣部份的支配不能充分保障社會利益來反抗獨占或浪費，那麼，企業國營、市營或其他經濟上便當的經營，應替代對社會有危險的私營企業。這個「必要」變成顯明的；設若企業的概念視作在性質上純粹是「私的」或「自我顧慮的」，人們對牠因理解着每種商業行為的複雜社會性質直接否認。社會的產業有機體的觀念把握住時，國家干涉或掌管產業的問題變成社會的權宜方策的問題——這就是說，關於特定的場合，對各種事實正當解釋的問題。這個社會統制，大部份不要視作對個人的獨占勢力是一種必要的防衛，祇可認為對於在社會福利所指定的範圍內保障個人的財產是必要的。近代機械進化，如我們所察見，容許並鼓勵在反社會的情況下所使用的新儲蓄的競爭暴亂地侵攻並破壞各資本形式。這個進化，也一樣趨於常常毀滅，形成勞動集團的惟一財產的勞動力的價值。「每個人在他自己的勞力中所有的財產是原始的基礎（財產的原始基礎——譯者），所以是最神聖的、最不可侵犯的。」（原富，p. 110）

第七節 集產主義跟隨獨占的途徑

集產主義支配的擴大在怎樣的範圍和速度進展，這個問題的可能有的確切答覆，僅僅就是：益多的產業，轉入今日進化最高的機械產業的狀態，並同相應的經濟、相應的危險和浪費一致前進；牠們裏面益大的部份，也將要隸屬於制限的立法或國家的管理下。

資本家企業的結構的進化，一方面繁殖並劇烈化產業疲滯、血汗制度、等等的疾病，別一方面也開闢社會統制的道路，並利便社會統制的工作。幾個大工廠的檢查比許多小工廠的檢查要容易些，在資本和勞力組織成大集團的地方實行仲裁要容易些，煤氣、水或運輸方面大合股企業的市營要容易些。檢查或細微支配方式的立法上干涉促進產業的進化，並提早牠取得獨占地位的時期——這個獨占需要更充分的支配，最後並轉而列入公營產業的部類裏面。

結果麼，設使與這個進化以同一步伐前進的其他產業，易服從大機械生產並以此易陷於這個生產的危險和浪費的，發生出來或澎漲開去；那麼，集產主義，將吸收產業努力的時時增大的部份。

第八節 「阻滯發展」的事例血汗產業

現在顯似有幾種生產的勞動不服屬於機械經濟的。有許多勞動，儘管在關涉技術性質的範圍內能被機械執行，卻在大量極低廉的手工勞動能得到時經濟上不能在工廠中從事着。這類勞動包括通常叫做「血汗」產業內大部份勞動，最大部份都是在工人的家中或小作場內執行的。最大多數這些產業，從牠們因大率關於低廉勞力供給的某某特殊情勢被排除在產業進化的主要途徑以外這個意義說來，是正當地被視為「阻滯發展」的產業的例子。產業組織甚至在牠的最有秩序的部份方面浪費地運用，新機械所由排除多數熟練勞動的不規則和不可計量的變化，勞動者不良地被指導着從國內或外國移住城市，家庭中婦女家事工作的減少，——這四種變動和其他別的變動用多數不熟練或無訓練的勞動營養大產業中心地方；這些勞動能夠非常低廉地購買到，所以在許多最低級的產業內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擔負設置昂貴機械的創業費和運用這個機械的危險的，不會獲得相當報酬。

不僅在製造工業內，並且在其他職業內，長時存在的多數熟練低、能率低的勞動者重大地阻

礙產業國家的社會和道德秩序。大多數「雜役」或臨時勞動者，碼頭夫，低級商業事務員、商店助手、等等，因他們出現於勞動市場，對於他們所附著的職業的較善組織施加一種不可排除的障礙。這幾種勞動者的經濟上才幹的劣下，他們的熟練和教育的缺乏，他們消費標準的低下，三者使小的、不規則的、散亂地經營的、企業得存續着，妨害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正常進化，並扶持最浪費、最墮落的競爭。

經濟和社會的進步，需要這些「阻滯發展」的撲滅：衛生和其他人道主義的法制，應掃蕩這些血汗的巢窟；技術的，和一般的教育，應培養更多的熟練，並喚起更多的慾望；職工組織應促進工資的增高，及其他勞動雇傭條件的改善，如是可實行的；「勞動殖民」（勞動者團集在一個城市內有如移民住居在殖民地似的——譯者）和更光明的救貧法行政應幫助着乾涸這些瘡癘的沼澤。「血汗」產業的被阻礙和被排擠的發達，必須社會的治療術剷除牠們；這個治療術包含的政府「干涉」與存在將正常發達的私營獨占轉變為公營企業裏面的社會主義，應正確地區辨開來。

但除開這樣墜落地殘存着的資本主義前的企業而外，尚有其他種種勞動，仍留存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範圍外，因從牠們的性質或執行牠們的必要條件說，牠們是不適宜於成爲機械產業。在附屬大規模常規的產業的部門中，我們曾察見：最後生產和修理的許多勞動留存在多數小規模企業裏面，真正和健全殘留着的手工勞動可以存在，因過甚地仰靠變動的需要而不易擺在工廠規律的支配下的產業內，及在如大部份的農業樣材料和勞動狀態防止常規方法的充分使用的場合，小規模生產的經濟殘存着。

機械發達的最近趨勢扶助，甚至可以擴大，這樣型式的小規模產業。小動力機械的擴張和在公共所有或支配下更低廉的電力配給，可使小經營者在我們製造業當中有些製造業方面取得新獨立的地位；同時，運輸的更大的利便和低廉，可使小農民的協作替代甚至在集中歷程現時最有勢力的場合這個集中歷程。

農業和製造業方面，也如商業的某某部門方面，小規模企業的那樣真正殘存，我們已論述過，是因個人的注意、熟練和興味各原素，這些原素因形成成功的重要條件，是被發見爲超越大規模

生產的經濟。事實上牠們是區別小規模企業與機械產業的原素，並在小規模企業上印刻着技術的特性。

在這樣勞動者個人的精神活動執行重大任務的場合，技術經濟替代機械經濟。這樣的技術或技藝，就牠們的目的說，可與關繫生產效用存在「美」上的物品的美術，屢屢是隔離得很遠；有時牠們可是使用來僅僅從不規則的、或在別種情況下不易處治的、材料造成「標準化」的物品的共通形態，或巧妙地使用氣候、土壤和其他自然條件；別些時候，勞動的個性，是被指揮來迎合消費者的一種特殊需要或嗜尚，屬於祇有狹小效用的部類的。但在一個產業內這些特徵得到重要地位的場合，向大資本主義和機械經濟進展的趨勢的直流就被阻塞着，或被弄得變為逆流。

儘管，如上所指明，資本主義制度對手工業、農耕、零賣分配業的殘存形式的間接支配，甚至對專門職業和美術的間接支配，時常是極顯著的；卻產業中大的、甚至日增的、部門，殘存在工作技藝上個人的材性所賦予活力的小企業形式裏面，這個情形，是非常有意義的現象。

所以這個見解，以為機械方法佔有優勢的大常規企業趨於向着競爭消滅和公共支配，最後

公共經營成爲必要的一種狀況進展的，如果我們暫時承認牠；那麼，我們應明白地認知還存在着甚至更大的產業活動領域，不遵循這種經濟，留存在競爭和個人企業的狀態中的。

設使我們承認這種解釋方法；那麼，大常規企業，牠們方面公共支配益增嚴密，並日復一日努力於更有成功地排除競爭及設立產業協定或聯合的形式的，我們將欲視牠們爲終竟要轉變成公共產業形式的。

第十節 集產主義的自然限界

我們研究較進步的產業國方面趨勢時，就能够稍稍明白地察知這個「社會主義的」運動的一般輪廓。土地——視作物料的主要源泉和產業的動力，及家庭的基礎的——公有的明確的再主張，在種種形式內，侵入近世政府的職務裏面。農業和城市土地方面，現在的運動，大率是被指引來以租稅爲公家徵收地價的增大的部份，同時，城市生活需要之益廣的認識使每處地方都有更多的限制加在土地的私用上和有特殊公共目的實行的增大的土地公有上。在近代民主主義的國家內，小住民方面土地的增大的利用，體現平等享有土地的天然富源的原則的，迅速地擴展

爲一種公共政策。法令對大地產或對土地的無益或有害的使用所加制限，是政府行動的主要方針。但人口稠密的國家內城市生活的發展使城市地域的嚴密統制的要求益爲迫切，這個統制促進城市土地的公有，以爲這是對公共衛生、利便、審美和財政的最後保障。公家由土地裁判所的設置和爲使佃戶變成地主關於公共信用的利用，實行干涉私人的契約，這個辦法，在怎樣的程度內會證明爲農地——這些農地被佃戶佔有，他們關於土地所支付的，或是租稅，或是地租，可視爲沒有差別的——公有進程的一個準備階段：這是須留待最近的將來答覆的一個問題。

關於土地的原來使用，實踐的社會主義，可把自己限定到爲國家收取能安全地獲得的土地逐年價值的大部份，並限定到一方面施加更嚴厲的條件在土地的使用上，別一面對公有和公營制止任何多大的施行。近代產業在有限的礦物富源方面使公衆分有的較大的利害，及加特爾、托辣斯和爲「資本家地」支配礦業所組成的其他聯合之出現，兩者使這些企業形式（加特爾、托辣斯和其他聯合——譯者）列入似終竟要轉變爲公營企業的產業的範疇內；在某國家內牠們有公營的，這個事實，擁護對那個趨勢的這種解釋。

如果我們追隨上文的分析所指明的一般發展系統；那麼，我們會將陸上或者水上運輸的主要形式的經營，即國內和國際幹路的主要系統的經營，也歸屬於集產主義。世界上鐵道之益大的部份，已經是公營產業，大不列顛和美國這兩個重要的例外，也絕對不會長久地反對鐵道國有的要求。

地方運輸業，特別是在城市區域內的，正與其他地方的常規業務「以同一的步伐」從私營企業走到公營企業那裏，這件事情，業已是十分顯著的。儘管民間資本家公司的精力現時在最多數美國城市，和許多大不列顛城市內為有利私營企業保持着這個公營領域；卻這個地位以文明世界擴大的眼光觀察起來是一個可恥的不合理的，牠們不能長久握有着。

製造工業的國營或將前進到好遠的地方，我們現時尚沒充分的材料來豫測牠。如果關稅的一般實施鼓勵強大的產業托辣斯在國家的領域內發展；那麼，對獨占的公共防衛的本能或必要，可強迫文明的國家以公共獨占替代私人獨占，並強迫牠們經營在國家的產業和消費中是樞要原素的基礎的金屬和其他製造工業。然而這樣一個步驟，會由影響物價和雇傭條件的制限立法

以租稅和統制方面，連續的實驗開端。但是儘管近代產業國家（除開爲收入或公共治安的特殊目的外）不會即行從事經營製造工業，卻對製造工業由工業動力的公有所行使有力的、新的、直接的公共統制不久將會發生出來。電力愈益成爲製造工業和運輸業方面產業動力的源泉，這個動力的所有和分配也將愈益認知爲市自治體或其他更大的公共政治體應承擔的機能（職務——譯者）。不管這個新產業動力繼續要從煤或以其他一種方法發生出來，卻在地方的領域內安全而經濟的生產和分配不能長久委交給私營公司去執行。這個工業動力的社會主義化，或會在具體的製造工業歷程有任何多大的社會主義化前老早就實現了，並會可能地變成爲一種非常有力的公共統制工具，使對特殊製造工業的公有和公營都是不必要的。

市營或其他公營企業，會在怎樣的程度內侵入分配業，這一部份決定於轉運業一般地轉變爲公營產業的速度，一部份決定於現時視爲足以保護許多產業內公共利益的檢查方面衆多實驗的成功或失敗。但如有地方的買占同盟對物價的強大支配力存在着，或如檢查證明爲不足以對有害的或攙假的商品保衛公共健康，那麼，私營企業領域內的新侵入會發現出來。

公設屠宰場在歐洲許多城市內業已存在着，這可終竟成爲肉品公營的第一步；市營榨乳所和製麵食所，可替代商營麵包業和牛乳業；煤商買占同盟的現時橫暴行動，殆難在鐵道公有和公營後還存續着。縱然一般信用機關和保險機關大部份還是留存在私營事業的狀態中，卻國辦保險和公營儲蓄銀行型式內多大的侵略業已發生出來。在這個產業部門方面，如在許多其他部門方面樣，許多國家內前進的運動與說是採取國營主義的形態，勿寧說是採取市營主義的形態；市營保險計畫、市營銀行、市營典當店，正在公共城市生活的發展中，佔有日增重要的地位。

在我們命名爲專門職業的生產部門裏面正發現出的公營企業對私營企業的壓迫，這個事情的认识，對於我們現在的概述是有極密切關係的。國家把教育的經營視作牠的主要機能，固然就是這種趨勢的最顯著的一例。在最多數歐洲國家內，醫業和一般衛生事業的社會化，正以迅疾的步伐進展着。甚至在大不列顛大多數我們的醫院和療養院也是由公家支持並管理着，公共施藥所在全國的衛生機關中執行日益增大的任務。儘管法律的社會化，從自由享有公共的訴訟辯護和司法審判（公家雇用律師爲私人打官司，私人打官司不繳納訟費——譯者）的意義說，距

達到完全的境還極遙遠；卻大多數國家內某某顯著的進步，在最近的時期業已完成。說到大不列顛法律擴張來含蓋新爭議領域，破產和公司條例的實施方面訴訟程序的改正，官吏之無報酬的法律上商議，公家對刑事辯護費用的支付和種種其他運動——這些解明向更澈底的司法國有化之緩慢的、不平均的、但是繼續的、進步。

常規的產業或專門職業從事普通娛樂的，也正變為社會化，這些是一部份當作公共教育或公共衛生的附屬物。美術館、免費圖書館、公園和公設花園，不過祇是幾種市民生活的粉飾物，形成公營產業和專門職業的重要基礎的。

第十一節 消費上品質的改善是社會進步的條件

我們現在觀面着這個主要反對論，即常常提出來駁斥以擴張公共統制醫治產業病和社會病的一切努力的。有人說，競爭和個人利益的熱中對企業和發見提供出一種最有力的刺激。假定社會結構上是適宜於官營產業，產業上秩序的創立也將會對產業進步是一種致命的打擊。產業競爭的爭鬪、危險、浪費，對產業的生命力是必要的條件。

從我們的產業進化的研究所提供出的知識觀察起來這些反對論有怎樣大的勢力呢？我們首先須認明經濟的個人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防護已定的秩序並指明伴隨所謀畫革新的危險的。我們分析近代產業結構時，察見某某產業的漸進的社會化是事變的順序中一個階段，這個階段與機械產業所由排除手工業並結晶成有相互變化關係的日益增大的集團的初期階段是同一自然的、必然的。據「自然」曾走上進步的邪道這個理論，對社會支配產業的抗議就是對事變的自然順序的抗議。惟獨以排斥「自然」到議會法律內表現出的社會勢力外，即以一種顯然非科學的推理方式，始能視公共對產業的支配所由確定的立法行為為「非自然的」或「人為的」。

但儘管社會支配的增大的運用不能認為是「對事物的本性作反對」(Spencer, "Contemporary Review," March, 1884)；却人們主張我們對人類將來的發達沒有任何保證的，可視牠（社會支配——譯者）為人類增益的軟弱所由表現自己出來的行動方向之一：商業中個人鬭爭的廢止可看做活力漸減的表象，這個活力不願對比較上變故大、困苦、多的生涯冒險並感憤，祇謀求不努力而享有平安的物質快樂。秩序將以進步的價格（以犧牲進步的代價——譯者）購買到產

業中個人企業心的擯棄就是人類墮落的一部份。這個理論是皮爾孫在他的著作「國民的生活和性質」(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裏面對於現代社會主義化的趨勢所提出的解釋：撲滅競爭的產業來救濟貧困、物質的悲慘和社會的不公道，將製造出一個「逸樂的、仁慈的、無骨力的社會。」這樣斷論的真實性仰仗兩種假定：第一，社會對產業的支配必然毀壞個人企業的精神並阻止產業的進步；第二，國家的支配擴張到資本家的產業上必然使個人支配財富生產的範圍縮小。

第一假定遭受多數的批評——這些批評足使牠的力量大受限制，可總括地說明如下：

(1) 產業中許多個人的企業及助長產業的進步。產業競爭中所支出精力的日更增大的部份消費在產業上競爭者間猛烈的戰鬥方面，沒出現在產業技術的進步或物質財富的增加方面。

(2) 人類歷史沒表示貪慾是產業進步中大階段的動力。科學的愛好，機械發明的純真喜悅，勞動中輕微的個人利便的獲得，單單的機會，四者都在產業改善史上佔有最高的地位。這些動力在國家支配下與在私營企業下都同等地發生作用。

(3) 個人的引誘物可對發明的能力供給有效用的刺激的，如名聲和榮譽，如有用的物質上

報酬，是能在社會所支配的產業中授與的。

產業史表示近代競爭的產業中個人貪利的動力是最爲濫用的。一方面，大多數聰明的勞動者，關於在機械的發明或產業技術的其他改善方面特別地應用他們的智識，沒有獲得充分報償的機會。近代祇幾個大發明家從他們的發明獲得利益。別一方面，企業家，因具有剛够多的事業上狡智足以認知一種改善的市場價值，收獲莫大的物質報酬，常常是極遙遠地超過經濟上所需要來引誘他應用他的事業上才幹到這個企業以上。

(4) 薄弱的個人利害，伸縮性和企業心的缺乏，習常的魯鈍，這些同一的責難，是多少可加在與小企業相比照的每個大企業上。亞當·斯密以爲這些弊害對於一種狹隘地限定的範圍外合股企業的發達是致命的障礙物。但大企業的經濟是被發見爲勝過這些弊害。所以一個有良好組織的國營產業可以是最經濟的，儘管伸縮性和企業心減少了。

但上述這些情事，縱然對於國家支配使產業沒有進步的機會這個理論，限制了牠的勢力；却決沒駁斥牠。國家執行軍事、司法、產業種種機能（職務——譯者），這件事情的正當根據就是：這

些事務的處理方面一種安全的、有秩序的、常規化是「正當地」以伸縮性的損失和進步速度的減小購買來的。戰爭和司法的技術在私營企業下比在公共管理下或者會有更大的進步，並且也沒有任何理由來否認政郵和鐵道業務轉而受政府的支配時是較慢地採行改善。

人們一般地承認：大近代產業從大私營獨占的狀態轉變為公營的產業部門時，牠們裏面常規化的性質將要增大，牠們也將要成為更機械的並愈益是非實驗的。機械的性質是機械的；機械產業的完善，如單獨的機械的完善樣，是常規化的完善。恰如機械樹立牠的權威在種種產業上似的，產業的規模將要增大，產業的柔軟性將要減少，並且這些產業如常規的企業樣將日發展而列入國營產業部類。如果社會的主要目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保持着繼續的進步，是在極端地培養軍事的技能；那麼，在戰爭業內不確立國家的獨占，把戰爭委交私營企業去處理，會是良好的辦法。社會犧牲這種競爭（私營企業對於戰爭業的競爭——譯者）及這種競爭所誘起的進步和所演進的個人適應性，為使社會中份子的個人企業心可以運用在產業技術的競爭方面，誘起產業的進步並演進產業的適應性。但是產業主義對戰爭的替代，人們不以為減少了個人的企業心，祇不

過是牠的應用方面有一種更變罷了。

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出發，視人類生活爲包含無限多的各種各樣活動，在許多殊異的競爭平面上發生作用並培養許多殊異的人類「適應性」的；那麼，我們將理解我們所論究產業進化的特殊形態是怎樣關繫着更廣大的哲學上人生觀。一切進步，從原始野蠻時代到近代文明的，所以顯似存於較低機能的累進的社會化中，即存於較低競爭形式的停止和較野蠻技能的教育廢除中；這樣的社會化爲的是個人活動的日更增大的部份可利用來行使較高的機能，在較高的平面上實習競爭，及培養適宜性的較高形式。

如果歷史把這個情事表示給我們，那麼，個人企業心的壓抑和國家支配的擴張方面每一更進的階段非謂個人活動的純減少或自我表現方面努力的任何懈弛，僅謂競爭平面和使用的人類材性的升高；這個推論，是自明的，不須再辯證的。事實上，這就是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哲學上辯論，即人類進步需要物質的低級動物機能將逐一歸約爲常規的，使增多的個人努力可專用來行使較高的機能並以爭鬪培植較高的材性。

一切機械產業歸約爲常規的公共業務，在牠們能夠這般樣時，這將包含個人自我表現的範圍有一種純縮減的意義；這樣的推斷根據着對個人興味和活動劃與某某一定而有限的範圍這個昭明的誤謬；個人興味和活動的範圍設使是一定而有限的，那麼，從常規方面發生的任何侵略自然將縮減人類興味和自發性的絕對範圍。如果人類的欲望和從事滿足這些欲望的活動是無有限界的（這是有理由可使人們相信的），那麼，國家支配或常規勞動的絕對數量方面一種增加含有個人企業範圍的縮減意義，這個推論是沒有根據的。基礎的動機，獨能解說並辯明進步的社會主義方面每一階段的，就是個人努力的純經濟的完成；這個個人的努力，從在較低的競爭平面上行使方面得到解放時，可專用來在較高的平面上行使。如果社會擴大地支配產業的結果僅不過造成普通的物質享樂水準，這個水準又有精神的理智的痲痺和滿足（不欲再往上進——譯者）伴隨着；那麼，這個運動可以是自然的、必然的，但斷難叫做進步的。

然而這樣一種見解奠基在這個真理的否定上，這個真理就是一種欲望的滿足使另一種又產生出來。經驗（欲望滿足的經驗——譯者）沒教導個性的崩壞，祇個性的變形而已。在社會化

的產業下產業技術的進步是會較遲慢並吸收個人興味的減少的部份，使較善的理智和道德技術方面進步可以是更迅疾些並吸收個人生活的增大的部份。在後代進化更高的人類看來，我們現代特異的野蠻狀況將存於這個事實中，這個事實就是現代人的慧智、企業心、天才大部份專用來由機械的方法完成物質生產的技術。如果現代個人的精力當中較多的部份應從事於以在較高的平面上競爭生產較高的物質形式，這件事情，是甚堪願望的；那麼，這僅能以歸約較低的機能到常規方面的歷程作成功。較高進步僅能以較低進步的工作的經濟購買到，較高個性的自由和意識的表現僅能以較低個性的常規的服屬購買到。產業的進步在國家支配下無疑地是要較爲遲慢些，因這樣支配的惟一目的是在把人類天才和努力的增大的部份從那樣較低的職業方面轉離開去，使牠們應用到較高財富形式的生產上。然而人們不應當推想在國家支配下產業技術的進步便會停止；這樣的進步會是較遲慢些，並自身含帶常規的性質——生產和分配的機關對社會中緩緩變化的需要遲慢地、繼續地適應。

第十二節 機械與技術間最高的分工

一切體現在物質內的財富的生產趨於轉而隸屬在機械的管轄下，將來增多的勞工會變成機械運轉者，國家對機械產業的支配會使最大多數的勞工成爲官式的機械勞工——從這樣的信念發生出對產業發達方向的最重要的誤解。但這個信念決非合理的豫測。就競爭的機械產業說，儘管個人企業的利益是在盡力地「節省」多量勞動，却競爭的作用使製造的、運用的機械數量遠超過所足夠維持現行消費率以上，並以此在製造業的部類中保持着的勞動數量遠超過社會方面所必要的以上。現時就在像英國這樣一個模範的機械製造工業國內的統計，表示從事製造工業的勞動人口比例上沒有增加。所以，設使機械勞動量因機械產業內競爭的逐漸排除下落到社會的消費在社會方面所必要的數量地步，那麼，機械勞工的比率會比現時爲小，如果對機械製貨物的需要繼續是一樣的。

但是人們可以問，機械所不需要的增多的勞動者結局如何？他們會走向分配業，使分配業者階級無限地增大呢？即衆多商人、證券經紀、投機者、零賣商、代理人和各種樣的中間人將無限地加多呢？假使分配工作是委交到競爭的企業，消費的品質和數量還是與現在一樣；那麼，這樣的結果

似乎必然要產生出來。製造業內節省的勞力，如現時樣，會轉而激烈化分配業的競爭，並把必要而有限的分配工作量再分割為不必要的小片斷。但這樣的推想不是必然正確無誤。如果加劇的競爭，逼使強固的獨占在分配業的某某部門方面發展起來（這像是大半可能有的），那麼，這樣授與個人的反社會的勢力也一樣會使社會對牠們的支配必然地擴張。分配業會因此轉變為公眾為公共利益所經營常規化的產業。這樣麼，社會化的產業領域會繼續擴大，直到牠逐一吸收一切具有機械性質和能常規地經營着的產業時。這樣麼，顯似最後個人主義的豫測會證實，人生的勞動會歸約為呆板的單調機械工作，這個工作在官僚主義的支配下為沉淪在有秩序行動的「滿足」中的社會生產出日益增多的物質享樂品。

這個歸宿點像似不可避免的，假設社會消費的數量和品質方面沒有變化發生，假設個人消費者儲蓄或試行儲蓄收入數量中與他們現在所儲蓄相同的比率並使用他們消費的部份來購買增多的日賤的機製貨物。

但消費的數量和性質必然地或「蓋然地」會沒有變化，這個推論，我們能證明為合理呢？平

均「儲蓄」人的安全和有利投資領域，按照大產業轉變到私人或公共支配下獨占狀態將愈被限制着。這樣麼，有些無效用的儲蓄，形成過剩設備、機械和其他資本形式的，將被制止着。但增多的消費設使僅僅取得同前的物質商品消費方面數量增加的形式，那麼，所產生的利益將限到貧窮階級物質享樂的增進方面，並且這個利益會被富裕階級方面使血液淤積和感覺失靈的奢侈抵消了。單單消費數量的增加無能防止產業不陷入官僚的組織中。

第十三節 品質上消費制勝報酬漸減的公例

關於社會進步的保證我們僅能指望消費的品質上和性質上改善。上文已提示過機械不能承擔藝術上和理智上的工作種類。我們不應忘壞藝術是機械的真正反對物。從這個廣汎的意義說藝術的本質就是自發的個人努力的適用。每個藝術產物都是個人思想情感和努力的儲藏所，機械的生產品反是。機械工作中「藝術」在機械設計的惟一最高努力方面使用罄盡；機械愈完美，體現在機製品中的個人熟練和技術比例上愈微小。機械的精神，即牠關於倍增同一式樣的物質商品的數量所具有無限大的速力，非常地威壓着產業的世界，使數量上消費的狂熱擒捉着許

多人，這許多人的好尚和教育足使他們反抗這種消費。這樣麼，不僅我們的麵包和靴子，並且我們誤叫做「藝術品」的許多物事，都是機械製造出來的。不過對機械的這樣過度的侵略所提示的正當抗議，不是根據着機械不能製造出本身上如藝術那樣適合或美麗的物品這個信念，這樣的信念或是的當，又或是錯誤。機械生產物彼此間是恰正地同一的，但消費者不是這樣的，從這個事實發生出機械生產物對人類目的的真正不適宜性。消費者應承埋沒他們的個性，消費恰正一樣型式、大小、色彩、材料的物品，相互地同化他們的消費時，機械將供給他們。但既然任何兩個人在肉體上、智識上、道德上、的性質方面不會是恰正相類似的，所以任何兩個人的真實需要甚至就通常物質欲望的滿足說也不會是同一的。機械對勞動者的宰制趨於破壞勞動方面的個性，強迫各殊的勞動者以附有單單「反復」迅速的能力上一種補償的同一方法執行同一的勞動；機械也一樣地趨於因對消費者的消費投入共同的性質撲滅他們的個性。機械的增多的利用決定於這樣無差別消費的繼續，並決定於消費者關於使用增加的收入到需求益多的同式樣和同性質的貨物上一種意願。假設消費者不肯隨順共同的標準，愈益強要消費適應他們個人的需求和嗜尚，且一

樣地力謀遵守並滿足他們個人嗜尚的變化狀態；那麼，消費中這樣的個性當必使相應的個性投入生產中，機械也將要從產業方面喪失宰制的地位。我們現且拿成衣業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情事。如果穿衣的公衆應承穿着依照某某共通式樣和型式的衣服，祇近似地「合身」的，那麼，機械能利用來製造這些衣服；但若每個人要他自己的「口味」被顧慮到，且堅執對他自己的特殊享樂觀念要恰正地適合並遵依，那麼，這個工作便不能由機械去做，就會需要一個「藝術家」的技巧。機械與手工勞動的衝突仍恰正在這個問題方面堅持到底。成衣業和製靴業內最上的精製品還是手工製造的；最好的高爾夫球棒 (golf clubs)、釣竿、擊球棍 (cricket bats) 體現大量高等手工技巧，儘管中等的這些物品大率是由機械大量地製造的。這些手工製品是為小部份消費公衆生產出來的，這一部份人的教育和嗜尚的優美勸誘他們甘願花費他們的金錢在性質上適合他們需要的較少的物品上，不肯花費在較多的共通物品上。

假設產業的進化使增多的消費公衆確實地取得原始的肉體生活上必需品，那麼，他們也確然會進而比較上愈不甚重視消費的數量上增加，並進而啓發惟獨「個人的」生產所能滿足的

嗜尙的個性。按照這種情事發現出來的狀況，手工勞動或藝術當必在這樣的產業中執行更爲重要的職務，並能以擊退機械的更進的侵略，甚或能從牠所已吞併的有些產業領域把牠驅逐開去。但儘管現時成衣業狀況的說明可利用來指示通常物質消費的領域內機械與藝術間鬭爭的性質，却這沒暗示社會的進步將要或應當從機械支配的最多數產業方面把機械驅逐開去，或妨止牠應用到尙未支配的產業上。小部份「時髦的」消費公衆方面奢侈和豪華的優美，不自然地解除健全的必要勞動的，不能拿來指明，在社會進步奠基在機會的均等上及消費力與能力和功勞有一種正當關係的社會內，消費上品質或個性可以或將要表現自己的方法。我們似乎可合理地預期，大體說來機械將保持，甚至鞏固並擴張牠對從事供給原始的生活必需品——衣、食、住和其他動物的享樂品——的產業的支配。真正進步的社會內目的是在好好地整理生活使確保最大量的個人自由或自我表現和最高的品質。如果不當的多量個性專用在食物、衣服、等等的生產和消費上面，那麼，工作和生活中個人表現的較高形式將被忽視。所以個性的正當經濟是在委交某某生產部門給機械，使這樣的常規勞動所節省的精神力可被解放來從事個人生活的較高形式。原始

的動物欲望——飢、餓、冷、等等——的滿足對一切人都是共通的；在這些純然肉體上的欲望方面從各殊的個人說品質上的差別比較為少；需要既是同一的，消費也將是同一的。嗜尚之廣大的個人差別不存在，這標識着常規生產或機械生產的商品。個人的原始的肉體上需要是如何最近似；他們的個性化，因他們漸漸發育他們較高的物質欲望和——在這些欲望滿足後——審美、理智、道德的欲望，也是如何愈益彰著。所以在有最高度發達的人類欲望中或在所常叫做愈「人爲的」人類欲望中，殊異的個人性質最強地表示自己出來，並要求惟獨藝術能給與的特別一己的滿足。在高度進化的社會內許多肉體上的需要，甚至若干理智上的需要，或將對一切人都是共通的，或將祇吸收微少的個人注意。這些需要可類別為常規化的欲望，可用機械製造品滿足牠們的。如果一個社會，在通常肉體上享樂品的供給方面安全地整理的，繼續發展；那麼，在牠的物質文明的通常形態方面表示出的殊異會愈益減少，因在那方面一次獲得表現的個性被升高到較高的活動平面。這樣一個社會內人類生活的豐富和擴大會無疑地在較低的生活形態方面各個份子間愈大的類似性中表現自己出來，但在較高的生活形態方面個人差異的範圍會日更廣廓。在較低的

生活進程方面均等化的目的會是較高的個人差異可有表現自己的機會。在這樣推想的一個進步的社會內，既然社會化和個人化發展得不可分離地相關繫着並互相影響着；顯然對機械的進步沒有任何固定的限界存在着。因每個較高的欲望被培植着，有些較低的欲望將降落到常規欲望的地位並將轉入適當的機械領域內。但儘管大部份物質商品無疑地會由機械製造，却這非謂藝術將從普通所叫做產業技術的方面驅逐開去。反之，藝術可在許多方面是機械的朋友，是機械的協作者，機械也為消費者方面個人嗜尚和個人滿足的誇示置備常規的基礎。過去幾年間最有希望的徵象之一就是藝術日益侵入機械產業裏面，——即雇用熟練的設計家和實行家，將以形式的美麗和色彩的調和誘導並啟發公眾的目力的。在陶瓷、紡織物、鐵器、家俱和其他許多產業內公眾嗜尚開始在變化和華美的需求方面發生作用。這樣的開始不可以是這樣個人嗜尚方面一種啟發的開始呢？這樣個人的嗜尚將連接美術在機械產業上面，把煩難、呆板、危險、單調、和非教育的勞動分派給機械，把愉快、有價值、有趣味和有啟發作用的勞動為人們保留着。

第十四節 藝術解脫物質的限制

在社會統制下機械是這樣自然地適應生活方面常規欲望的滿足。如上文所表明，機械生產的性質根本上是集合的。現在機械產業的弊害是因這個集合性沒充分地被認知；機械，如委交個人企業和競爭，那便壓迫人類並惹起浪費和商業上不安定。拿一句話總括說來，最高的分工把生活方面常規需要的集合供給分派給機械去擔任，把個人需要的個人供給分派給藝術去擔任的，迄至現時尙未完成。獨用這樣的方法社會纔能夠充分地利用機械的「節省勞力」的性質，把從事運轉機械的勞動量減少到最低現度，把從事自由和有興趣的職業的勞動量增大到最高限度。機械，在社會統制下從事滿足社會方面穩定和固常的需要的，決不會受需要方面這些可怕變動的支配，這些變動往往不能預知，把全體勞動者沉沒在失業和貧困裏面並浪費無限多的「儲蓄」。如果消費的變動限於個人嗜尙的領域，那麼，嗜尙的移易和消費方面增大的變化將啓發美術家，美術家將因追隨並指導消費者變化的嗜尙獲得技巧和伸縮性。

從這樣一種推測說，我們固然無庸努力於豫言藝術將在好大的範圍內從事產業的工作，或在好大的範圍內機械解放的藝術將吸收在較美好的理智上、精神上生產品的創造中，或在現時

所叫做的美術中，這當必決定於在個人自由的狀況下人類努力和享用的才能方面調和發展的性質，及在一個建築在物質生活手段的平等上的社會內個人自由的發達。近代社會中消費的品質上發展的研究剛纔開始被認知為經濟科學的真正出發點，因為儘管許多舊派經濟學家口頭上尊崇這個研究部門的重要性，却這個研究是保留給晚近思想家來擔任的。（哲望斯教授關於經濟學的這個部門的工作，因企圖以純粹數理的方法論究那個問題，即因把品質上的差別化為數量上的差別（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件），損壞了牠的價值。晚近經濟學家中有彭雪凡尼亞大學教授柏登〔Patton〕關於系統地研討消費經濟學有最為非常重要的貢獻。）

第十五節 理智上財富的生產中機械和藝術

社會進步全體決定於品質上消費方法對數量上消費方法的替代，這個說話不是太過。如果個人為需求他們從前所消費同一物品的增大數量應用他們日高的能力到消費上，或炫耀決不適合個人需要或嗜尚的種種時髦物品，那麼，他們擴大機械的領域。如果他們寧願發展個人的嗜尚優美，不願發展數量上的滿足，那麼，他們授與更擴大的範圍領域給這樣的勞動體，現人類意識

的技巧並應獲得藝術的名稱的。

但關於這點還有另一種同等重要的方面。經濟學家有一個悽慘的公式叫做報酬漸減公例的，這個公例在產業進步上張布一個黑暗的影子（這是所通常推想的）。我們需要愈多的衣服，食物、燃料和其他物質品，必須求得愈多的原料，但是愈難獲得材料：我們必要耕種較劣的土地生產較少的穀物的，我們必要爲用煤和鐵挖入更深的豎坑中。既然我們的人口愈益增多，而且這個增多的人口需要愈加多的土地來營養他們的機械並生產增多的貨物，那麼，自然富源的枯竭是繼續地增甚了。物質界是有限的；終竟自然要消耗盡淨，並且在這個事件發現前許久時，人類勞動量需要來反抗報酬漸減公例獲取增多的原料供給的，將遠超過伴隨着大規模機械生產的經濟。這樣的憂慮，我們也將發見是全從數量上測定人類財富和人類生活引起出來的。

即使我們現時把我們的觀察限到從事供給食物的生產部門，報酬漸減的公例據說是特別嚴酷地應用到的，我們也毫不困難就能知曉我們怎樣能以消費方面漸進的差別化緩和甚或完全征服這個公例的作用。如果一國的居民執拗地保持着單獨一種狹隘的飲食標準，使用他們的

土地全部來種小麥和養羊子；那麼，他們不特浪費一切其他良美的生產性質屬於某某部份已耕種或未耕種的土壤的，且於他們狹隘的消費方面每一增加逼迫他們去耕種更劣的土地，投放更多的勞力在一夸特爾(quarter，八個鎊)小麥或一個羊子內，並增大歸入地租的生產全數的比率。(Patten's "Premis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hap. IV.) 反之，如果一個社會開發各種樣的消費，並求謀利用每一部份的土壤來生產牠，能最好地生產的食物種類，不絕對地照牠的種麥或牧羊能力類別牠；那麼，「自然的吝嗇，」在社會堅執地繼續擴大同樣的需要時表現出自己的力量的，可被社會征服。因為土地極不適宜於種麥或牧畜，甚至對這兩種使用的目的是「在耕種的邊際以下」(所生產的不足對使用的勞力和資本給予通常的報酬——譯者)的，可很適宜於生產別的商品。多種樣的更迭使用將能使我們從「自然」獲得最大量的純效用；一個社會不擴張對同一商品的需要，在新需要的啟發和享樂標準內益大的複雜性方面表現牠的文明的，可從土地取出無限增加的財富而不支出更多的勞力或給付更高的地租。這不過僅是由分工和機能的專門化所可完成的經濟之其他一例。

第十六節 改善的消費滅除反社會的競爭

所適用到食物方面的，也將同樣地適用到有供給一切其他物質財富形式的原料對土地的使用方面。一國人民，消費種類日益增多的，關於被輕視或被忽視的自然力時時發見新的，更有利的使用。各國人民的社會進步應大率由他們明智的消費伸縮性的大小來決定的。單單消費本身的變化不足以保證進步。在每部份土地最能經濟地生產的物品與在一定的物質環境中謀使自己的能力有充分調和的發展的人類方面健全的需要間真正的關係，應愈益透澈地認明。各種強烈飲料的嗜尚方面益大的啓發，縱然可以對於土地供給增多的更迭使用法，可以抬高生產的財富的市場價值總量，卻一般地說來不會促進社會的進步。一國人民，如果明智地達到較高的生產標準時能完全地融化並調和土壤和氣候最適宜地生產的最為多種多樣的物品，那麼，在產業的進步和從牠發生的其他文明藝術方面他們將是最為卓絕。

這個問題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僅僅物質消費變化的增進足以緩和有限的物質世界對人類加上的壓迫，因這樣的變化使他們能夠利用物質總量中增大的部份。但是我們如果把對我們所

叫做藝術，和由人類熟練而發生的物質上適應一種更高的評價附加到單單的變化上，那麼，我們便越過物質的限界，不復是露得（Food，一英畝四分之一——譯者）和英畝及報酬漸減公例的奴隸。設使我們繼續生育更多的人，這些人又需要更多的衣、食、住，那麼，我們就要屈服在物質世界的限制下，我們在任何場合所獲得的都犧牲我們較多，加惠我們較少。但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商品，並開始需要更好、更美、極精緻，極調和的商品時，我們就能夠增進我們的享樂而不添多費用或消耗貯藏。藝術家的藝術材料，即顏料、粘土、大理石或其他工作上所使用的物品會盡絕，他的藝術會完了，這個言談，藝術家對牠不失笑嗎？我們處理品質上或藝術上貨物時，立刻察見怎樣對最貧乏的物質和空間可以支出無限的勞力，怎樣從最貧乏的物質和空間可以取得無限的滿足。一個社會能以品質上生活標準替代數量上生活標準時，就能避開物質對人類加上的制限。藝術不受空間或大小的支配，我們完成生活的藝術時，我們將同樣地自由。

第十七節 理智上生產的經濟

上面所述品質上消費改善的事件祇限到物質商品方面。但一國人民，沿進步的方向走向前

去，時時謀求一種更高的理智上生活的，將需要他們的精力中增大的部份支出到理智上貨物的生產和消費方面。

現在這個理智生活的世界一樣地大半在機械和報酬漸減公例的統制下。我們把單單知識的堆積，即事實重事實，書籍重書籍，科學重科學的堆積，當作我們的理智生活，努力於儘可能地包羅一切理智領域，結果不過是數量的崇拜者罷了。我們的商業生活自然要培植這樣一種理智的消費；特別是英美兩國人民，機械生產和商業上數量的天才方面發展超越其他各國人民的，關於他們求得知識自然要表示出同一的嗜尚。速度、大小、數目、費用等等名詞時時掛在他們的口上。游覽每一歐洲都城兩週，觀看夥多的繪畫、寺院、古城，從書籍或旅行蒐集極多未分類和未消化的知識，這是這樣一部份商業生活的目的，這部份商業生活是從「一捆一捆地堆積棉製品和一餐一餐地吃同樣不調和的排列嚴整的食物」這個較重大的生活事務中能夠割愛下來的一部份商業活。

我們的學校每年專心從事製造無限多凡庸的理智貨物。我們的雜誌，書籍，講義大半都是適

合一般讀者或聽者的機械生產品，而且牠們是被視爲有成功的，如果牠們能夠騙策大多數個人表示同一的性感和意見，加入同一的政黨或信仰同一的主義，使他們因此能夠消費多量同一的理智商品，被理智的機械製造出而沒經過思索和情感上努力的。這種危險，與印刷品的迅速廣布聯結起來，是一個重大的危險。徼幸地，在這方面也有相殺的勢力發現出來，這個勢力趨於「個性化」理智消費，並以此鼓勵理智生產方面更高的藝術。在一個進步的社會內人們將要更充分地認知：誘引人民對理智的消費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注意，尚不能是十分適當的，他們應當需要根本上適合他們個人欲求的理智貨物。

第十八節 生活本身應成爲品質的

同樣地，生活方面品質的增大的重視，可使從競爭發生的道德上弊害滅除。反社會的競爭的原因是什麼呢？是數量的限定。兩條狗爭一塊骨頭。兩個人欲在同一時間消費一件商品。即使就物質的貨物說，消費愈益成爲品質的，每一個人又愈堅持他的特殊嗜尚的滿足；那麼，兩個人在欲望方面要衝突的可能性，同一商品的佔有的爭執，都將愈少。即使就仍被物質束縛着的藝術品說，藝

術的真正愛好者間每人的個性在競爭敵對性的緩和方面顯現着，因為任何兩人不會有恰正地同一的嗜好或評價，或以同等的熱心求同一的藝術體現物。我們升高到純粹理智的或道德的享樂時，競爭便「讓位」給協作的大度的競爭。從求知識或美德說，競爭決非敵對——一人所獲得的不是別一人所損失的。一個人的成功不是另一個人的失敗。反之，一人的豐富就是一切人的豐富。從最高科學、藝術、道德物品的生產和消費說，社會的動機是主要刺激物，反社會的動機不是主要刺激物。在最高的消費形式方面，即在最偉大的生活藝術的實踐方面，最精美的理智和精神貨物的享受方面，沒有任何純粹自私的消費存在着。因為那時最高的個性縱然是完成着，卻一個個人的享樂需要別一些人的享樂。這個個人得不到別一些人的心靈和激勵的「時代精神」方面時常的增加的助力，便不能夠達到最高的智識領域，這樣的智識上享樂是存在時時擴大的共同享受中。善美藝術的實踐和享用是必然地社會的，因惟在善美的社會內始能過善美的生活。斯賓諾塞 (Spinoza) 概論這個真理說道——「最高的善美是共通於一切人的，一切人可平等地享用這個善美。」所以最高的善美本質上似乎是個人的，同時又是社會的，再又一次指明較高綜合的完

成在這個綜合內競爭上努力和享受的較低平面中表現自己的「個」——（一個人——譯者）與「全」——（全體人——譯者）的敵對消滅了。

第十九節 進步的基礎是個性化

這個進步生活的一個必要條件不能夠被忽視。人類生活，不僅在機能的活動方面，且還在物理的基礎方面，自身應愈益成爲品質的。一個社會的偉大和價值應更明白地認知不存在數目中，祇是存在牠的份子的性質中。如果社會內個人的數目繼續增加，那麼，肉體生活方面原始的物質必需品是，並且縱然有一切處理自然的改良方法將仍是，終竟地屈服於報酬漸減公例的，在牠們的生產內應投入的人類精力比例上時時的增加是消費方法的任何改善所不能制止的：這樣麼，祇益少的精力能餘存着使用到多樣的和精美的消費、崇高的個性、及理智和道德的發展上面。哲

德斯（Geddes）教授透澈地解釋這個真理的重要性，說道：「救治法存在益高的個性化中——就是，如果我們要遏抑過度的繁殖，那麼，我們應當遍社會內發展平均的個人標準。人口不僅趨於超過生存方法，且又趨於降落到生存水準以下，結果麼，因堅定地不把愈多的我們產業從僅僅維持

生活的財富形式的生產方面引導到啓發生活的財富形式的生產方面，即從動物生活的根本必要品的增加方面引導到人類文化的最高設備的增加方面，退化當必向前進展。」（Professor

Patrick Geddes, "Claims of Labour." 參考 "The Evolution of Sex," Cuap. XX.
Contemporary Science Series: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第二十節 生產與消費間有機的關係

現還留下一個最後的論述。近代大規模產業曾擴大了生產技術與消費技術間有害的、自然的分離，並曾使這個分離愈益昭明。勞動與享樂愈益隔別，且又是在兩重方式下。近代機械產業首先將勞動階級與享樂階級間差別「鮮明化，」勞動階級的名稱指示出牠們主要的機能是在做工作，不在過生活，享樂階級的主要機能是在過生活，不在做工作，這一個機能因機械產業下私營企業會大大擴展。這些大階級的極端表點現勞動（工作——譯者）與生活間可驚地昭著的隔離。但既然工作與享受都是人類的機能，那麼，牠們兩者在健全的社會內每一個人的生活中應有機地相關聯着。在消費者生產是必要的，在生產者消費是必要的，這應當認清楚。一個個人或一

個階級企圖逃避這個物理和道德法則要求個人勞力的支出作為健全消費的條件的，這個企圖決不會有成功。亞里哲，關於肉體健康的平面上，在他的著作「職業的疾病」(“The Diseases of Occupations”) 中指示出「非職業階級」在他們的生活期間疾病和死亡的高率方面必然的教訓，在這個階級的生活期間這個階級曾消滅自發的勞動方面興味並取得因他們的經濟力造的懶惰生活。「有足供享樂生活的資力」的人們平均不能活到半饑餓和住居陋劣的農業勞動者那樣長的壽數，他們從這些勞動者收取地租來維持懶惰的生活。這同一的法則也適用到理智界。藝術賞鑑者，努力於從書籍、圖繪、或旅行摘取理智或審美享樂方面無窮的增積物，而沒有支出堅實的、孜孜不怠的、理智上努力的，不能獲得着一種理智生活；因為，蒐集別人智識供自己的消費而不努力於擴大社會內智識的貯藏，這個單單自動的進程，充塞並衰弱心靈，且又妨阻健康的消化和同化作用。

同一必然的弊害從勞工的個人生活中消費和生產進程的昭著的分離發生出來。勤勞純然是單調、煩難、乾燥和非啓發的，在本身內沒包含任何享樂的要素的，不能由更迭的消費期間或休

養期間獲得充分的報償。在一切勞動或工作中包含的勤苦的努力應與相關的興味和快樂的某支持要素結合一起。從人生的觀點說這個結合的缺乏就是機械運轉的罪過，這個結合的存在就顯明每種藝術的特質。所以在一個進步的社會內我們不當指望看見機械的消滅，但應指望看見機械工作的減少伴隨着機械的增進的完成的，這爲的是藝術可以能够吸收人類勞力的益大的部份。

生產和消費的藝術，在健全的產業社會的進化中，將發見是不可分離的：即不僅將察知是有械地相關聯着的，但較切適地說來將顯現出若同一事實的兩個方面樣，即生活的凸凹兩面樣。因爲有正當秩序的生活引致生活的同一性，即健全精力的繼續有秩序的收入和支出。這個論斷，不是情操主義者的，是科學的，一個大近代思想家有力地十分精確地解釋牠，說道，「生活而不勤勞就是罪惡，藝術而無勤勞就是兇殘。」如果人們認知後一句話的真理，那麼，使「無勞動而生活」這個事情成爲可能的條件將要消滅。人類進步方面每一物事將發見是決定於良美「消費」性質的逐漸現實化。如果我們的嗜尚變成非常品質的，使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的自發性，我們美善

和調和的感覺，及我們的活力投入我們做的任何工作中，並一樣必須把個性和自發性的同一要素投入我們所享用的一切物事中；那麼，一個完美社會的經濟條件將要成就着。

第二十一節 凝結的產業有機體的進步概要

社會和產業的這種豫測，似乎由近代產業中所顯現各趨勢的審慎說明辯證為合理的。這個進步可以怎樣迅速地向這樣一個鵠的前行，或這樣的進步可因新反對勢力的出現或舊反對勢力的鞏固敗壞或損傷到怎樣程度，這兩問題是我們所不能合理地推測的。我們努力以參照人類生活方面更廣大的運動證明產業進化時，將察見有這樣兩大顯著的趨勢，這兩大趨勢的作用，如近代歷史所清楚地證明，是與社會和個人生活的發展方面一般趨勢及社會與個人生活間存在着的關係密切地相一致。

近代產業向前發展時，顯露出某某物質欲望共通於社會內一切人或最多數份子，並在需要的數量和品質方面比別的欲望不易有變動的。這些常規的欲望，既然代表共通於一切人的消費部份，是能由有高度組織的機械或高度集中的生產方法最經濟地供給着的。但若滿足共通欲望

的機械不在共同支配下，是助長社會內彼此間利害相衝突並與一般利害也相衝突之一部份構成員的利益時；莫大的浪費和危險就從機械的活動發生出來，重大地社會弊害也因此釀成。這些弊害在最有秩序和最為明智的社會內惹起公共統制的增大的壓迫。這個公共統制會要強固並擴展，如果高度進化的產業結構能使牠的經營人關於對待雇工或關於牠對公眾供給的商品的價格或品質運用獨占勢力的。各種產業，發展這些經濟的獨占勢力到最高度並關於供給共同生活的必要必需品或享樂品的擴張這樣的獨占勢力的，逐漸轉變到為公共福利組織的公共產業的狀況。一切重要產業從事滿足共同常規欲望的，似乎或將逐漸發展那些附加到大生產的獨占特質，並將經過公共支配的各種形態直到最後吸收在公共產業裏面。

這個所謂產業中社會主義的運動表示出近代社會的益增的凝結性。在一切時候都有一種以共同努力供給共同欲望的強同的自然趨勢存在着。共同欲望從牠們更廣大的意義說僅伸展到個人或個人的某某財產形式的保護上面時，國家職務是被限在這些保護的範圍內，生產共同財富的職務，在牠存在着的範圍內，是留給村落團體或社會組織的其他小單位去執行。堅定的共

同消費的要素日益增多時，在供給牠們的活動方面共同組織將要發達起來；這個供給首先委交給私營企業時，勢力的濫用和競爭方面日增的不便利將驅策牠們到公共產業裏面去。但既然這個增大的社會凝結性的真正根據是在經濟並豐富個人生產，是在使個人精力的活動能取得更多的個人滿足所由可以增加的更高形式；那麼，在將留交給個人的創作和支配的產業內，即在個人自發性的自由將在肉體的或道德美善的和調和的表現及智識上真理的獲得方面尋求到活動範圍的藝術內，益多的人類努力將顯露自己出來。這些藝術的表現形式可以取得的無限的變化，包藏着藝術家的個性的，將阻止牠們（這些形式——譯者）在任何時候轉變為「常規的」或「共通的」產業；儘管甚至就美術說也將存在着某某要素，因變成「共有」的部份，將相對地缺乏個人的興味，以此將轉變到常規活動的狀態。人類進步中連續性的觀念需求這樣的承認。但既然常規工作對美術的每一侵略是因消費者的興味「在先地」轉移到更高的精美形式上面被誘引出來的，那麼，在藝術工作中個人活動的能力方面將有純利益，不會有純損失。在每種人類活動形式方面常規產業的進步將是個人表現自由的擴張的必要條件。但是因社會的道德約束更充

分地被認知，每一較高產業形式的選擇和支配將仍留存為個人主義時候，藝術家的勞動也將愈益奉獻給他的同胞去享用。這樣麼，一方面社會與個人勞動的均衡在人類欲望的滿足中將被保存着，別一面，這些欲望的數目隨社會和個人生活的進步而有增加，並又取得各殊的價值。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拾三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759992



5

籍